



魚為人棄。赤鯉不可執。而居深潭。俄出鉤。鈞變化入神。

六事。已富。不然。一。表也。

杜工部集卷之五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註

古詩五十六首

居東川再至閬州復還成都作

觀打魚歌

綿州江水之

一作水

東津魴魚鱗鱗色勝銀漁人漾舟沉

大網截江一

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

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廻

風颯颯吹沙塵養子

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

徐州秃尾不足憶一作惜

漢陰槎頭遠遁逃魴魚肥美知第一

既飽歡娛亦蕭

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鬢咫尺波濤永相失

綿州

寰宇記漢為涪縣屬廣漢郡即涪水之所經隋開皇五年改潼州為綿州以綿水為稱水經注綿水西出綿竹縣又與湔水合亦謂

之野江也又言是洛水洛水又赤鯉古今注兖州人謂赤鯉為赤驥西

南逕洛縣故城南廣漢郡治也仍不得喫號赤鯉公賣者決六十杜寶大業拾遺錄梁郡清冷水有大魚

似鯉頭一角長尺餘鱗正赤從水出入橫濱逆流西北十餘里入通濟渠

皆謂赤龍大鯉從淵而出此亦唐祚將興之兆

禿尾詩義疏鯉似魴而大頭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買魚得鯉不如啖茹徐州謂之鯉或

謂之鯉始所謂槎頭襄陽耆舊傳峴山下漢水出鯉魚肥美常禁人

徐州禿尾也高帝求此魚敬兒作轉輸船置魚而獻曰奉槎頭縮項鯉魚一千六百頭

夢弼曰孫炎釋爾雅積柴木水中養魚曰棧襄陽俗謂棧為槎頭言積柴

木槎枒然也

魴魚詩義疏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于中國魴故其鄉語

羊素馨西征賦華魴躍鱗素魴揚馨

又觀打魚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

若風撐突波濤挺義入小魚脫漏不可記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時立東

蛟龍改宅此為蒼階龍聲齊老蛟怒相應

鳳凰向柱云為亂於上魚亂於下鳳凰不栖其國戲

麟安在哉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挺義西征賦垂餌出入挺義來往注又取山根東京賦王鮪岫居山

越王樓歌越王樓歌越王樓歌越王樓歌

綿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

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越王樓顯慶中太宗子越王貞為綿州刺史日建李儻詩越王曾牧劔

南州因向城隅建此樓橫玉遠開千嶠雪暗雷下聽一江流貞刺綿州本傳不載蓋史闕也

古人雜作宮室不皆為不修口苟且計言外深怨令人不能然世運降事力薄皆含苦在田

蛟龍改宅此為蒼階龍聲齊老蛟怒相應

鳳凰向柱云為亂於上魚亂於下鳳凰不栖其國戲

暴殄天物

海棕行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一作是眾木亂紛紛。海棕焉知身出羣。移栽比辰不可得。時有西域因僧識。

左綿

蜀都賦于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舊注綿州涪水所經涪居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海棕唐子西將家遊治平院詩

云江邊勝事畧尋遍不見海棕高入雲注云即老杜所云東津者蓋館與棕皆在涪江之東津也陸放翁云老杜在左綿所賦海棕今已不存宋子京益都方物海樓贊樓皆楸皮此獨自榦擡葉于顛燾首披散秋華而實其值則四于注云大抵樓類然不皮而榦葉叢于杪至秋乃實似棟子

姜楚公畫角鷹歌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如一作到幽朔。觀者貪愁舊作掣臂一作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真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

及誤畫字妙

楚公

名畫記姜皎善畫鷹鳥玄宗在藩為尚衣奉御即位累官至太常卿封楚國公陸務觀云畫鷹在綿州錄參廳

相從歌贈嚴二別駕

一二云嚴別駕相逢歌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迴首。成都亂罷氣蕭颯。一作瑟浣

花草堂亦何有。梓中一作州豪俊一作貴大者誰。本州從事知

名。火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

青螺一作驟粟紫衣。將炙緋衣走銅盤。燒蠟光一作炎吐日夜

如何。其初促膝黃昏始。扣主人門誰謂俄頃一作我傾膠在

漆。萬事盡付形骸外。百年未見一作及歡娛畢。神傾意豁

真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一作何愁。一軀

交態同一作真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

陳浩然本及草堂諸本題下並注云時方經崔旰之亂吳若本無之鶴曰崔旰之亂在永泰元年公已次雲安此詩當是寶應元年避徐知道之亂

知名久已謂見面新
必用筆敏妙

往梓州作也題下七字乃注家妄添而後
人不察以謂公自注也今從吳若木削去
東川元和郡國志梓州今為東川節度使理所
青

螺粟

趙曰青螺粟帽之紋也

光祿坂行山下壁則海嶼矣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水一作赤**赤樹枝有鳥亂**

鳴棲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

怕長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何一云擁隔

光祿坂舊注在梓州銅山縣**長弓**吳若本注云白日賊多翻是長弓子弟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

涪右眾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

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紫回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

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

來陳公讀書堂石柱及青苔悲風為我起激烈傷雄

六

山觀輿地紀勝陳拾遺書堂在射洪縣北金華山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于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後有唐劉

蛻詩盧藏用祭文**涪右**元和郡國志涪江水西者自郫縣界流入在射洪縣東一百步縣有梓潼水與涪江合流水經涪水南至小廣

魏與梓潼合**蔚藍**度人經鬱藍玉明天陸放翁云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詩云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

藍直謂天水之色俱如藍耳**雪嶺**寰宇記懸巖在射洪縣南十五里遠望懸巖皎如白雪**玉女**

曹植遠游詩靈鼈戴方丈神物儼**陳拾遺故宅**

拾遺平昔居大屋一作宅**尚脩椽悠揚**一作悠**荒山日慘淡**一作

故園一作國**烟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

日已暝但聞鳴噪而和枝向喧喧鳥心作移則後有字之是死向不暝名三字括得不得動矣字人二字行生出下二句因州初而馬驚又足夜裝注向不愛者後有甚於此也

鶴曰崔寧傳云寶應初蜀中亂山賊擁絕道路代宗憂之此詩乃寶應元年作

土集卷五

四

言此堂特於名與而千
載不朽者以感事會於
一時也
樂年為魏將指李勣
聖人秘元命指李隆
鳳雛侯富秦魏指李忌

傳氣句先寫風光空廓
在陰字序外句出文以
藏風字俯視解上方座
字仍帶一以未結句以
二字又暗映前半之風字
及引二字連閣上方結構

空室如此

匠不比肩。公生楊馬後。名與日月懸。同遊英俊人。多

秉輔佐權。彥昭超一作趙。玉價郭振晉作震。起通泉。到今素壁

滑。洒翰銀鈞連。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一作占

忠義感遇有遺編感遇詩名。言楊國公。年。如。微。月。生。西。海。中。拍。武。氏。此。句。信。句。可。換。無。表。詳。相。於。而。去。感。遇。詩。人。一。編。而。說。不。少。

舊書陳子昂家世豪富。子昂獨苦節讀書。為感遇詩三十首。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天下文宗矣。高宗崩。詣闕上書。自稱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則天召見。拜麟臺正字。再轉右拾遺。彥昭。趙彥昭少以文詞名。中宗時累遷中書侍郎。注曰。中宗時彥昭以權幸得相。唐史彥昭傳不載。入蜀事。鶴曰。元振尉。通泉在梓州東南一百三十里。而彥昭與元振同業。太學故宜同游。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疎。

窈窕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卧。遂得文公

廬。俯視萬家邑。烟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

餘長者。自布金禪龕。只晏如。大火一作珠脫玷翳。白月一作日

當空虛。甫也南北人。蕪蔓少耘鋤。久遭詩酒污。何事

忝簪裾。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

心地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

儻吹噓。

奉贈射洪李四丈明甫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

南京亂初定。所向邑一作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

草。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

保。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志士懷感傷。心胸已傾

倒。

任在野王處
事七失空七

屋上烏

毛詩傳富人之屋烏所集也尚書大傳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曰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惜其人者惜其儲百孔叢子

亦云愛屋及烏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征途乃一作復侵星得使諸
病人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俶裝逐徒旅達曙凌
險澁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駑馬若
維繫汀洲稍疎散風景開快二云悒空慰所尚懷終非
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二云挹茫然阮籍途更
洒楊朱泣

俶裝

思玄賦簡元辰而俶裝注俶始也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山名漸溪江光轉白從上皆曾白通層生未愈見其佳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溫蚊蚋在一作人遠鳧鴨
亂登頓生會陰欹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烟
畔一川何綺麗盡日一作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光夕
滋漫傷一作知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
有嗟歎第四和波亭許字教詩者都不解使

通泉

寰宇志通泉縣故西宕渠郡湧泉縣地名黃洋川隋置通泉縣通泉山在縣西北二十里東臨涪江壁絕二百餘丈小從山頂湧出

下注涪江亭午

天台賦羲和亭午纂要日在午曰亭午

過郭代公故宅

豪俊初未遇其跡或脫畧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
及夫登袞冕直氣森噴薄一本此下有精健應磊落見異人
豈伊常情度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親

下雅有夕字上已云亭午身作畫目佳即盡十五里也

結句以郭符沈埋名用
自沈也

指揮存顧託羣公有一作見慚色。王室無削弱。迴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我行得遺跡。一作址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草堂本精魄凜如高咏寶劔篇。神交付冥漠。在一聯在此下

郭代公

張說撰行狀云公少儻郭落有大志十六人太監與薛稷趙彦昭同業十八擢進士第其年判入高等請外官授梓州通泉尉落拓不拘小節常鑄錢涼良人財以濟四方洵因同聲合氣有至千萬者則天聞其名驛徵引見詰至夜甚奇之問蜀川之蹟對而不隱令錄舊文乃上古劔歌則天覽而佳之令寫數十本遍賜學士先天二年知政事太平公主實懷貞潛結兇黨謀廢皇帝睿宗猶豫不決諸相皆阿諛順旨惟公廷爭不受詔及舉兵誅懷貞等宮城大亂睿宗步肅章門觀變諸相皆竄外省公獨登奉天門樓躬侍睿宗問東宮兵至將欲投于樓下公親扶聖躬教勸乃止及上即位宿中書十四日獨知政事下詔封代國公

還何從與平韋后之亂此泥詩而不考古之過也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我游梓州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榜懸。你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又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填。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不知百載後。誰復來通泉。

張彥遠名畫記薛稷字嗣通河東汾陰人多才藻工書畫外祖魏文貞公富有書畫多虞褚手寫表疏稷銳意撫學窮年忘倦官至銀青光祿大夫

太子少保封晉國公寶懷貞累之年六十九弟景玄各畫錄薛稷天后朝位至宰輔學書師褚河南時稱買褚得薛不失其節畫蹤如閣立本曾旅

游新安郡遇李白因相留請書永安寺額兼畫西方佛一壁筆力瀟灑風姿逸秀曹張之匹也二跡之妙李翰林題讚見在張燕公豫州判魏君碑

公諱叔瑜考太師鄭文貞公公善草隸妙絕時人以筆意傳次子華及甥河東薛稷世稱前有虞褚後有薛魏金壺記呂總曰薛稷書如風驚苑

填塵也言未起塵也

萬載後以郭薛自
比也作于字謬矣

花雪惹山栢輿地紀勝薛稷書慧普寺三字
方徑三尺筆畫雄健在通泉壽聖寺聚古堂
垂露 金盃記漢曹喜字仲則工篆隸
變懸針垂露之法後世不易
與薛稷趙彥昭同入太學蓋郭與
薛舊為同舍後又會于通泉也
通泉 郭元振薛稷善郭傳云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
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
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鷓鄰
高堂未傾覆常一作幸得慰嘉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
頻赤霄有真骨耻飲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畧誰能
馴

名畫記稷尤善花鳥人物雜畫畫鶴知名屏風六扇鶴樣自稷始也各畫
錄今秘書省有稷畫鶴時號一絕又蜀郡亦有鶴并佛像菩薩青牛等傳

有真骨在寫畫結交
迴抱文微畫程出屋化
工仙故其中心又有一作
人在也

于世並居神品封氏見聞記今尚書省考功員外郎廳有稷畫鶴宋之問
為讚工部尚書廳有稷畫樹石東京尚書坊岐王宅亦有稷畫鶴皆稱精
絕米芾有題所得
蘇氏薛稷二鶴詩
青田 晉永嘉郡記曰有沐溪去青田九里此中有雙
耳精白可愛
多云神所養
赤霄 七命掛歸翮
干赤霄之表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携酒

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
史多暇日陪驄馬游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
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携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怨
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
低昂如有求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
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江莫相

借天宮水好妙

違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過一作露露人衣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使君意一作俊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金
驥裏佳人屢出董嬌饒東流江水西飛鷺可惜春光
不相見願携王趙兩紅顏再騁肌膚如素練通泉百
里近梓州請一作諸公一來開我愁舞處重看花滿面尊
前還有錦纏頭

董嬌饒

玉臺新詠宋子侯有董嬌饒詩毛晃韻

新增嬌字誤引此詩作妖嬌宜正之

纏頭

太真外傳上戲日阿瞞樂籍今

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唐書魚朝恩出錦三匹羅五十匹綾一百匹為子儀纏頭之費御覽云舊俗賞歌舞人錦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宴享加恩借以為詞

短歌行

贈王郎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
奇才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佩劍
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欲向何門跋吳作珠履仲宣
樓頭春色一作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王司直

贈友詩官有王司直即其人也

仲宣樓

方輿勝覽在荊州府城東南隅後梁時高季興建

吾子

儀禮望吾子之教也款率之末三言郭後注言子有修用我者矣與西局注吾子相親之辭諸侯相呼也

短歌行

送那錄事歸合州因寄蘇使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動一作勤何
寂寥君有長才不貧賤君今起柂春江流余亦沙邊
具小舟幸為達書賢府主江花未盡會江樓

才之初人一是初記後
生以結末寂寥不可
多得心作初字了矣
意味矣

以不居銜衡而曰我依
拔尔教之使自拔於使
府耳孫幸勝任明堂
鯨魚躍鎗天池吾子
不能去王印七年何有
淹留此乎
春已深言王路方平可
以高衡驛力不必輕踏
侯門也去亂多猜不致
是莫初焉加命之曰
短歌行

江樓

方輿紀勝在合州州治之前釣魚山學士山巫山橫其前下臨漢水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中軍待上客。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實地。祖帳飄金繩。

南陌一作伯既留歡。茲山亦深登。清聞樹杪磬。遠謁雲端

僧迴策。匪新岸一作嶺所攀。仍舊藤耳。激洞門。颺目存寒

谷。冰出塵。閱軌躅。畢景遺炎蒸。永願坐長夏。將衰棲

大乘。羈旅惜宴會。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離恨兼

相仍。

金繩

法華經國名維垢琉璃為地有八交道黃金為繩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

字

我一作甫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唯長兒童。自覺成老

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

後。昔如一作樊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

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

落吾手。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

羅賓友。健兒簸紅旗。此樂或一作幾難朽。日車隱崑崙。鳥

雀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一作慰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多。

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終作適荆蠻。

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即寄書。

無使長迴首。

青草湖

荆州記巴陵南有青草湖周迴百里日月出没其中湖南有青草山故因以為各一名洞庭湖南遷錄洞庭湖西岸有沙洲堆

目存句言懷如吐對冰雪也

阜隆起即青草廟下一湖之內中有此東皇隋志曰荆州尤重祠祀屈

洲南名青草北名洞庭所謂重湖也曰太乙星名天之尊神祠在

楚東以配東帝故曰東皇

野寺根一作限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莽

苔雖一作唯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

者哀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

徘徊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為顧一作賓徒賓徒一作兵從

咄嗟檀施開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華臺諸天必歡喜

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

高人憂禍胎歲晏風破肉荒林寒可迴思量人一作道人

苦自晒同嬰孩

山寺

得開字章 留後同遊

多羅西陽雜俎曰多出摩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

若多羅婆力叉貝多二者多黎婆力叉貝多三者都蘭婆力叉貝多多

羅多黎漢翻為葉貝多婆力叉者漢言葉樹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

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翻譯名義舊名貝多此翻岸形如此方樓欄極

高長八九十尺有人云一多羅樹高七仞西域記云南印建那補羅國北

不遠有多羅樹林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采用

窮子

見法華經

樓拂子

樓拂且薄陋豈知身効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一作青

蠅熒熒金錯刀擢擢朱絲繩非獨顏色好亦用一作管顧

盼稱吾老抱疾病家貧卧炎蒸呖膚倦撲滅賴爾并

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

緘滕

金錯

文選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善注續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詔賜應奉金錯把刀前漢志新室更造契刀錯

刀錯刃以黃金錯其文一刃直五千此云熒熒金錯刀謂佩刀也對雪詩
云金錯囊徒罄謂錢刀也虎牙行云金錯旌竿滿雲直謂以黃金錯縷旗
竿也蓋古人以金錯器皆謂之金錯
清秋張九齡白羽扇賦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篔
錯器皆謂之金錯
託喻深
厚可諷

桃竹杖引

贈章此為以年入通押坊入鼻音也

江心一作上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
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一作者開一束。滿堂賓
客皆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
復欲東南征。乘濤鼓枻一作棹白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
拔一作杖劍或與蛟龍爭。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
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使我不得爾之
扶持。滅跡于君山湖上之青峰。噫風塵瀕洞兮豺虎

江妃水仙惜不得與路
出必為鬼神奪沒闌
映帶
玄誠不測
自以老妻南荒不得
扶持國步也

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

桃竹

蜀都賦靈壽桃枝注曰桃枝竹屬也出蠻江縣可以為杖元和郡
國志合州銅梁山出桃枝竹東坡跋桃枝杖引後桃竹葉如櫻身
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蓋天成拄杖也嶺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為
桃竹流傳四方視其端有眼者蓋自東坡出也又書柳子厚詩云盛時一
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偶聞方言簞末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
桃竹為簞也梁簡文答南平王勸舞簞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
謂桃枝竹簞也郭璞有桃杖贊
桃竹出巴渝間子美有桃竹歌
注馮
水仙人

寄題江外草堂

梓州作寄
成都故居

我生性放誕。難欲逃自然。嗜酒愛風一作修竹。卜居必一作此
林泉。遭亂到蜀江。卧病遣一作遺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
方一作必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
覺面勢堅。一作賢臺亭一作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雖一作惟有會

心侶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達士志。一作賢達士寧受外物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携老妻去。慘澹凌風烟。事跡無固必。幽貞媿雙全。尚念四小松。蔓草易一作已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鄰里憐。

草堂

舊書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舊注公從同谷入蜀卜居成都成都亂遂走梓州今于梓州懷思草堂作是詩寄題公以乾元元年冬末至成都明年上元元年上築草堂又二年寶應元年草堂成此詩當是廣德元年作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四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馬腦盤。一作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盃賜

國真馬。此則天子。幸如若。之。思。不。忘。此。後。向。拓。一。步。也。

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一作隨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畫。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迴若寒空動烟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起。高。以。畫。字。其。字。世。起。以。後。皆。回。相。而。但。微。安。化。亦。又。

曹霸

名畫記曹霸魏曹髦之後髦畫稱于魏代霸在開元中江都王

支遁倒挽。曹諷。江都引。步。將軍。相對。支。愛者。其。馬。又。其。前。後。相對。秦陵。在。金粟。堆。

舊注河宗。向以移去。李以主宗。升與也。

名畫記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子太宗皇帝猶子也多才藝善書畫鞍馬擅名垂拱中官至金州刺史唐朝名畫錄江都王善畫雀蟬驢子應制明皇潞府十九瑞應

圖實造神極妙 真乘黃 穆天子傳伯天皆致河典乃乘渠黃之乘與當時人絕跡其徑度似不可得而尋也若其以形似求者亦馬也不過類真焉耳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鬻之馬未常如此特論其神駿語大而夸不知其 照夜白 明皇雜錄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開元記形狀異也 照夜白封太山回令陳閔圖之畫鑑曹霸人馬

圖紅衣美髯奚官牽玉面 龍池 唐六典注曰興慶宮今上潛龍宮宅也駢綠衣闈官牽照夜白 宅東有舊井忽涌為小池常有雲氣或黃龍出其中景雲中其詔 拳毛騮 長安志太宗所乘六駿在長安陵浸廣遂瀕洞為龍池焉 後五曰拳毛騮平劉黑闥時乘有

石真容自拔箭處贊曰日精按轡天駟橫行弧矢再戢氣埃 子花 杜陽雜編代宗自陝還命御馬九花蚪并紫玉鞍轡以賜郭子儀被九花文號九花蚪亦有師子驄皆其類 新豐宮 漢志新豐有驪山天中記載杜詩注師子花即九花蚪也 唐志昭應本新豐

有宮在 獻寶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葵之所都居驪山下 是惟河宗氏天子沈璧于河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寶器玉函引水經注云玉果瘡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視圖乃導以西邁矣舊注周穆王自此歸而上昇蓋以比

玄宗之射蛟 前漢記元封五年武帝自滌 金粟堆 舊書明皇親拜升遐也 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五陵至睿宗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虎踞之勢復近先塋謂侍臣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長安志明皇泰陵在蒲城東北三十里金粟山廣德元年三月葬泰陵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 嗷嗷十載 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 晉作賢俊 韋生富春秋洞澈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令 晉作 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丹青引

贈曹將軍霸 丹青引 曹將軍霸 丹青引 曹將軍霸 丹青引 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

名畫記云霸曹將軍

罪隱云書札之五字巧
抄便耳

有前尤以畫馬著名如
若後敘寫人中尚稱詳
敘畫馬

貌不同任淵黃詩注中
作豔不同豔字味下
其說句此加向句呼應

美過右軍第當精幹
亦後世調和對

尋常於諸人及後烟
功且對
俗眼白与至身舍笑
對

畫人畫馬之相
不能橫設定此種為
法口心在在在在
有化工而人力能止

已矣晉作文彩風流猶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

元之中一作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顏

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

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一作來酣戰先帝

天御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

迴一作立聞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

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

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

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一作幹

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騮氣凋喪將軍畫一作善一作蓋

有神必一作逢佳士亦寫真今飄泊于戈際屢貌尋

常行路今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他富至

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杜正南子不止物

衛夫人法書要錄羊欣傳占來能書人名蔡邕授于神人而傳之崔瑗

之張懷瓘書斷衛夫人名鑠字茂猗廷尉展之女弟恒之從女汝陰太守

李矩之妻也隸書猶善規矩鍾公右軍常師之永和五年卒子克為中書

郎亦工書書史會要王曠導從弟與衛世為南薰殿龍池前有瀛洲

門內有凌烟貞觀十七年詔閣立本畫凌烟閣功臣二十四圖上自為

都督褒國忠壯公志玄第十輩述兩京記太極宮中有凌烟閣在凝陰殿

內功臣閣在凌烟閣南南面新書畫功臣皆北面設三隔內一層畫功高

宰輔外一層寫功高侯韓幹長安志載西陽雜俎云韓幹藍田人少時

王又外一層次第功臣韓幹常為賣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費

酒漫遊幹嘗徵債于王家戲畫地為人馬右丞奇其意趣乃歲與錢二萬

今軟畫十餘年各畫記韓幹大梁人王右丞見其畫遂推獎之官至太府

國人大僕
為之茫然
馬不自如
者將以是
畫

馳非馬之狀也晉宋間顧陸之輩已稱改步周齊間董展之流亦云變態雖權奇滅沒乃屈產蜀駒尚翹舉之姿之安徐之體至於毛色率多騶駟駢駁無他奇異玄宗好大馬御廐至四十萬遂有沛艾大馬西域大宛歲有來獻骨力追風毛彩照地不可名狀號木槽馬聖人舒身安神如據床榻是知異于古馬也時主好藝韓君問生遂命悉圖其駿則有玉花驄照夜白等時岐薛申寧王廐中皆有善馬幹並圖之遂為古今獨步唐朝名畫歸韓幹京兆人也天寶中召入供奉上令師陳闕畫馬帝怪其不同因詰之奏云臣自有師陛下內廐之馬皆臣之師也上甚異之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曾城有高樓舊作會制古丹雘存迢迢百餘尺豁達開四門雖有一作會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天寒鳥獸休一作伏霜露在草根今我送舅氏萬感集清樽豈伊山川間迴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王命以崩奔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

私恩以義六句曲盡其小雅之遠

嚴氏溪放歌行

天下甲晉作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劍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樊作何其驕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其漁樵况我飄轉無定所終日慊慊忍羈旅秋宿樊作夜霜一作清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秋暮有意來同煮

嚴氏溪

顏魯公離堆記閬州之東自餘里有縣曰新政新政之南數千步有山曰離堆斗入嘉陵江上岬嶭而下洞然不與眾山相類

屬東面有石堂焉故京兆鮮于君之所開鑿也堂有室堂北盤石之上有九曲流杯池堂南有茅齋其壁間有詩焉皆君舅著作郎嚴從君甥殿中侍御史嚴佺之等美君考槃之所作也按嚴氏溪疑卽此地史稱閬州嚴氏子疏言鮮于叔明少孤養子于外族冒嚴姓華陽國志閬中大姓有三狐五馬蒲趙公卿邊頭公卿不知所指舊注紛任黃嚴也

已莫土言古未志士多不視此言如莫土不受其奉表惟放歌而必假古人以爲言思存之至也

末句言不甘隨之取腐吞除寧相從於海壑表微蒼莽年歲之抹多俄死之思也咸之羈旅素走于時時一前一不不也思也夜聞明志出入耳也人不之及見之危行言也

廿四夜言
教信也

南池 用說與客亭為同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
呀然閬城南枕一作控帶巴江腹菱荷入異縣稷稻共比
屋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
熟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
色南有漢主晉作主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
風俗高堂一作皇亦明玉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阪上縹緲
親酒食淫祀自古昔非唯一川瀆于戈浩茫茫地僻
傷極日平生江海一云漢勃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躋
踏慰羈束

南池 寰宇記郡國志云彭道將魚池在閬州西南四口述云川東南池東西一里南北約五里州城西南一里有郭池周約五十畝二池

與漢志注相符方輿勝覽南池在高祖廟後東西四里南北八里漢志彭道將池在今南池也魚池在今郭池也然則此池本彭之所開

發閬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蕭雲拂
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速一作急秋花錦石
誰復一作能數別家三月一得書一作書來避地何時免愁苦

雲溪友議李太白為蜀道難乃為房杜危之也杜初作閬中行豺狼當路無地遊從太白初出蜀即以行路難示賀知章而野史記嚴武與房杜相忤皆在太白已卒之後知友議非篤論也閬中 水經注漢水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巴西郡縣本漢舊縣閬水迂曲經其三面縣居其中蓋取為縣名閬地志閬江迂曲三面環之曰閬中

寄韓諫議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床美人娟娟隔秋
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

望八荒思其將長往不返不止情連樹身也

景春一字此句恐
有訛
昨者向其從亦和
不在旁也

言豈敢言必故自棄
也
布極老人以勉陳議
被必還朝上

數年云用致味密有
法
都城及覆印相部令
失利之言
求之四方是再踏履而
求之四方是再踏履而
求之四方是再踏履而
求之四方是再踏履而

兩一作飛霜玉京羣帝集北斗。或騎騏驎翳鳳皇。芙蓉旌
旗一作旌烟霧樂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
人稀少不在旁。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
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收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
敢色難腥腐餐風一作楓。香周南留滯古所一作莫惜。南極老
人應壽昌。美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玉京對侯外傳必游衡山嵩山遇神仙桐柏真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
羽車幢節流雲神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
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
生靈然後可登真脫屣耳自是多絕粒咽氣修谷神黃老之要玉京羣帝以
下蓋間

赤松子舊書必好談神仙說道或云常
與赤松子王喬安期羨門游處
出則聯鑣至保定郡必先于本院寐肅宗來入院不令人驚之登床捧必
首置于膝久方覺必乞游衡岳實以肅宗猜忌蜀郡功臣不獨以李輔國
之故也張子房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以避呂氏之禍必之
心迹畧相似故以赤松張良為比又曰帷幄未收神慘傷也

老人隋志

老人一早在孤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夕没于丁見則治
平主壽昌黃帝占老人星一名壽星色黃明大則主壽昌天下多賢士
箋曰程嘉燧曰此詩蓋為李泌而作余考之是也按史及家傳必從肅宗
于靈武既立大功而倖臣李輔國害其能因表乞遊衡岳優詔許之山居
累年代宗即位累有頒賜號天柱峯中岳先生無幾徵入翰林公此詩蓋
當鄴侯隱衡山之時勸勉韓諫議欲其貢置之玉堂也安劉帷幄在立肅
之代舍必其誰韓諫議舊本名注余考韓休之子汝上元中為諫議大夫
有學尚風韻高雅當即其人注字蓋傳寫之誤胡三省曰據鄴侯家傳代
宗纔立即召泌也須經幸陝泌豈得全無一言召泌亦在幸陝之
後李繁誤記耳此詩作于鄴侯未應召之日當亦是幸陝前後也

憶昔二首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
馬。長驅東囿困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
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至今上猶撥亂勞身焦思
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當。為
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羌。因因直來坐御床。

昔者能用此心驅東胡
則此回訪與此者連兵入
寇至於表亂以復又滅
今昔之變况如彼若所
懷太平之日也

百官跣足隨天王願見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書

郎身世漸安以是北地關口欲見傅介子心是下殿用梁武事亦以百官

東回紇助兵討賊收復兩京安慶鄴城史思明既降復叛救慶緒于鄴城故曰反覆關

中小兒舊書李輔國開廐馬家小兒少為閹貌陋粗知書計為僕事高力士郭湜高力士傳輔國趨馳末品小了織人熒惑兩宮摧傷

張后舊書后寵遇專房與李輔國持權禁中干預政事威福不懼典刑

猛士東坡

復京師十二月駕還長安

箋曰憶昔之首章刺代宗也肅宗朝之禍亂成於張后輔國代宗在東朝

已身履其難少屬亂離長于軍旅即位以來勞心焦思禍猶未艾亦可以

童昏之尤乎公不敢斥言而以憶昔為詞其旨意婉而切矣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

白公私倉廩俱豐一作富實九州道路無豺虎晉作遠行

不勞吉日出齊統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

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

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出種穀今流

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

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

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洒血晉作江漢身長衰疾

明皇紀開元二十五年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幾致刑措烏巢寺之獄上特推功元輔封李林甫為晉國公牛仙客為幽國公柳芳唐曆開元二十八年天下雄富京師米價斛不盈二百絹亦如之東由汴宋西歷岐鳳夾路列店陳酒饌待客人萬里不持寸刃

冬狩行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

言方與西戎角通弋獵之
張則待功成之後耳胡有
乎還似觀成功也此句暗

連昌宮詞李批此為
才力相去誠如子由論
長恨歌之於哀江頭
也

是光言會
溫洛言王
守中得此
句法

寓視刺并後半不呼

鵲鴝珠。以在乾度。此起後天子不在咸陽也。

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
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駝巖崖垂玄熊。東
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鸛鶴。力不
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何為見羈虞羅中。
春蒐冬狩侯一作候得同。使君五馬一馬一作馬。驟况今攝行大
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
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迴轡擒西戎。草中狐
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
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舊書嚴武傳上皇詔以劍南川合為一道是時已廢東川節度使故章以
刺史領留後事詩云東川節度則循其舊稱也時代宗幸陝詔徵天下兵
無一人應召者
故公感激言之

自平

自平宮中呂太一作中宮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

翡翠稀。復恐征戎一作戎干戈密。蠻溪豪族小一作山動搖世

封刺史非時一作常朝蓬萊殿前一作裏諸主將才如伏波不

得驕。

呂太一

舊書廣德元年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使張休縱下
大掠廣州。韋倫傳代宗即位中官呂太一千嶺南矯詔募兵為

亂通鑑張休棄城走端州太一縱兵焚掠官軍討平之黃鶴曰考舊史當
作中官呂太一師古注云拾遺有呂寧為太一宮使唐未有此官號太一
即人名也亦初不云呂寧按鶴注良是所
謂拾遺者即師古輩妄撰如偽蘇注之類刺史舊注太宗時溪洞蠻口
不以時朝比于內諸侯姑務羈縻而已

公兩川說八州素歸心于其世襲刺史
箋曰此詩言唐盛時處置蠻獠之法蠻溪豪族小動搖言其小小蠢動朝
廷置之不問也世封刺史非時朝不責以時朝之禮也如此則蠻獠率俾
雖有伏波之將不得生事于外口也蓬
萊殿前諸主將指中官掌禁軍者而言

以昭暗不是自祥。則此
問何時可擇耶。

釋悶

此篇方萬里刻入律隨法以此而得吳越物字

四海十年不解兵。因戎一作羊也。復臨咸京。失道非關出
襄野。揚鞭忽是過。國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
夜。屍縱橫。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但恐
誅求不改。轍聞道。雙孽能一作今全生。江邊老翁。錯料事
眼。暗不見風塵清。到不思更言矣。終其詞念。慨念病。二惜用世
適平以更明矣。

揚鞭

世說王大將軍領軍姑熟。晉明帝著戎服騎巴賈馬。齋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按晉書。敦屯兵于湖陰。故曰湖城。吳若本注曰。晉王敦舉兵。內向元帝。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事。自唐以來。皆破句讀。故溫庭筠樂府有湖陰曲。金陵地名。有湖陰。張文潛云。微行至于湖。句斷。

雙孽

謂代宗不能誅程元振也。

贈別賀蘭鈺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荆榛。今君抱何恨。寂寞向時人。

老驥倦驥首。蒼一作饑鷹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饑
貧。國步初返正。乾坤尚風塵。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吳
春。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尊。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
辛。

國步

謂代宗幸陝初還也。芋。水經注。江都縣濱文井江。江上有常氏堤。跨四十里。有朱亭亭。南有青城山。山上有嘉穀山。山下有蹲鴟。即芋也。所謂下有蹲鴟至老不饑。卓氏之所以樂遺徒也。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
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
歌罷兩悽惻。六龍忽蹉跎。相視髮皓白。况難駐羲和。
國星墜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

信語妙絕

玄宗諱隆基先天二年正月始改隆州為閬州

氣字凌活作勢即死句六不復与上句相應矣

少人真莫授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嗟峨。飄飄適東周。來往若崩波。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瓠。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匪。他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為吾謝賈公。病肺卧江沱。

賈侍郎 按賈至傳廣德二年轉禮部侍郎 明星墜燕地 廣德二年史朝義縊死傳首京師

閬山歌 景老集序編作二句為後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格鬪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

青壁 應著

靈山 寰宇記仙穴山在閬中縣東北十里輿地圖云靈山峰多佛樹皆常清有洞穴懸絕 玉臺 輿地紀勝玉臺見在城北七里 歲有一小徑通

閬水歌 落句山谷酷羨琴子擬而考之轉達 錢云茂移竹枝詞 末二句與山歌同意可怪虛實交換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欲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

嘉陵 水經注漢水又南逕閬中縣東閬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又東注漢水寰宇記嘉陵水又名西漢水又名閬中水周地圖云水源出秦州嘉陵因名嘉陵經閬中 閬中 閬中山其山四合于郡故曰閬中名山志云閬中山多仙聖游集焉方輿勝覽亦名錦屏山在城南三里馮忠恕記云閬之為郡當梁洋梓益之衝有五城十二樓之勝概

三絕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

維有餘李姓中原格 閬中傳已重豈敢見 此武如曰可陽斷也下復 心嘆一白年家曲折

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渝州殺刺史鮑欽止謂段子璋子璋反梓州襲綿陷劔千渝無與也師古云吳璘殺渝州刺史劉卞杜鴻漸討平之翟封殺開州刺史蕭崇之楊子琳討平之黃鶴云事在大曆元年與三年考杜鴻漸傳無討平吳璘事大曆三年楊子琳攻成都為崔寧妾任氏所敗何從討平開州天寶亂後蜀中山賊塞路渝開之亂史不及書而杜詩載之師古妄人因杜詩而曲為之說并吳璘等姓名皆師古偽撰以欺人也注杜者之可恨如此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自說二女齧臂時迴頭却向秦雲哭

駱谷

寰宇記駱谷道漢魏舊道也南通蜀漢曹爽伐蜀入駱谷三百餘里不得前牛馬驢騾以轉運死畧盡姜維出駱谷軍于長城即此谷道也此道廢塞武德七年復開東北自鄂縣界西南經整屋縣又西南入駱谷山出谷入洋州與勢縣界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畧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草堂

教人不殺賊也殿前兵馬忍為盜賊投鼠忌器

宛然一李自成

昔我去草堂蠻寇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一作都適無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一作斯大將赴朝廷羣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歎氣已麤西取邛南兵北斷劔閣隅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殊西卒却倒戈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禍自及梟鏡徒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魚唱和作威福孰肯一作能辨無辜眼前列柵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一作流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一作人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孤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雍榛蕪入門四松在

今吾當然此以生亂世

步屨一作萬竹疎舊大喜我歸低個人衣舊作裾鄰舍喜
我歸沽酒携甜蘆一云提大官喜一作我來遣騎問所須
城郭喜一作我來賓客隘一作林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
腐儒飄飄一作風塵際何地置一作老夫於時見一作疣贅
骨髓幸未枯飲啄媿殘生食薇不敢餘

寶應元年四月嚴武入朝七月劍南西川節度使徐知道反八月伏誅公携家避亂往梓州廣德二年武鎮劍南公復還成都草堂此詩云大將赴朝廷羣小起異圖謂武入朝而知道反也北斷劍閣謂知道以兵守要害武不得出也賊臣互相誅謂知道為其下李忠厚所殺也王洙梁燿道輩以為永泰元年避崔旰之亂而吳若本于布衣專城之下注云即樵子琳柏貞節之徒是時嚴武已沒公下峽適楚何常復歸草堂哉注家唯黃鶴能辨之
鬼妾趙云鬼妾鬼馬如何如
四松曲折多情味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載一作離立如人

長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一作秀發疎柯亦

一作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自真撥損得

慘一作千葉黃敢為故林主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

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

洒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姿一作是為聊待一作偃蓋張我生

無根帶一作配爾一作亦茫茫有情且賦詩事迹可兩一作

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一作蒼勿矜在配亦向主人而自負也

水檻限曲折

蒼江多風颶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不低垂

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如一作谷何傷浮柱

欹扶顛有勸誠恐貽識者嗤既殊大厦傾可以一木

支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為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

浮柱 西京賦時遊極于浮柱注三輔各梁為極作遊梁置浮柱上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青溪上日傍柴門遊
蒼皇避亂兵緬邈懷舊丘鄰人亦已非野竹獨脩脩
船舷不重扣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
故者或可掘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

營屋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人浮雲端
甚如疑鬼物憑不顧剪伐殘東偏若面勢戶牖永可

安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洶洶開奔
湍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樂草茅雖薙葺衰疾方少
寬洗然順所適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庶遂憇息
歡

若面勢

鮮于注若順也

除草

吳若本注去藜草也藜音潛山韭

草有害于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
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
霜露一作露凝一作蕙葉亦難留荷鋤先童稚日入仍
討求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
舊丘自茲一作移藩籬曠更覺松竹幽芟園不可闕疾惡

部性近之

可怪文章跡密相向為佳

信如讎

釣舟

晏日周禮雍氏堂殺草若欲其化則以水
火變之以釣舟載而致之水此水化也

揚旗

二年夏六月成都尹嚴公置
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

江一作風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

聲。初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一作四馬入。駢駢揚

旗一作旆。旌迴迴。偃飛蓋。熠熠迸流星。來纏一作衝風。颯急去

擘山岳。傾材歸俯身。盡妙取畧地。平虹霓。就掌握。舒

卷隨人輕。三州陷因國。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

奪天邊城。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休

適蠻與荆

三州

柳芳唐曆廣德元年糧運絕劔南節
度高適不能軍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後歸成都州堂時作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一作細織成。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

鯨。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

榮。空堂魑魅一作魍魎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意。顧我非

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荆。服飾定尊卑。大哉萬

古程。今我一賤老。短一作短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

禍所嬰。一作繁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

馬自一作已肥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

氣豪直一作真。阻兵皆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

翁。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

塵。媿客茹一作飯藜羹。

皆聞一作昔聞

待推推履。命去則微覺
太遠為後。未合開詩篇之
祀。李楷假橫。目不忍見
不覺一吐胸中感情。加非
良時如會。手端合開可
比。

吾意如歎息。當路子五
教自可。首耳。豈以言
中奢。借自。擅不。復。識。上
下。不。即。如。因。事。以。訊
晚。之。即。

茹藜白。徒。終。宴。句。未

織成廣雅天竺出細織成宋書禮志諸織成衣帽錦帳純金銀器雲母從廣一寸以上者皆為禁物**李鼎**上元元年

將軍李鼎為鳳翔尹與鳳隴等州節度使二年二月党項平羗寇寶維入散關陷鳳州鳳翔李鼎邀擊之六月以鼎為鄯州刺史隴右節度**來**

瑱來瑱為襄陽節度使代宗潛令裴茂圖之瑱擒茂于申江入朝謝罪廣德元年正月貶播州尉翌日賜死于鄆縣

箋曰史稱嚴武累年在蜀肆志逞欲恣行猛政窮極奢靡賞賜無度公在武幕下此詩特借以諷諭朋友責善之道也不然辭一織成之遺而侈談殺身自盡之禍不疾而呻豈詩人之意乎草堂詩箋次于廣德二年在嚴鄭公幕中之作當從之

莫相疑行後云此莫相疑行皆為郭英又作之是年甲辰武荒莫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樊作男兒一生無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

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一作輝**赫集賢學士**

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文粹**此日**

饑寒趨路旁晚將末契託年少文粹晚將末節契年少**當面輸心**

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一作莫**爭好惡莫相疑**

未嘗北考別有謂以半泥尹以不之其易也

汝目如錢如官成我自為聲名切業文章所以謂不相事也

末契陸機歎逝賦託末契于後生余將老而為客

別蔡十四著作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

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乘為酸辛

天地則劓瘕朝廷當一作多**正臣異才復聞出周道日惟**

新使蜀見知己別顏始一伸主人薨城府扶櫬歸咸

秦巴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濱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

春我衰不足道但願子意一作音**陳稍令社稷安自契魚**

水親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覩耕

桑民積水駕三峽浮龍倚長津一云揚舫洪濤間**仗子**

濟物身鞍馬下秦塞王城通北辰玄甲聚不散兵久

食恐貧窮谷無粟帛使者來相因若憑逢南轅吏陳作使
書札到天垠

主人趙云指郭英父鶴云指嚴武為是蓋英父單騎奔簡州為晉州刺史韓澄所殺不當云薨城府也

杜工部集卷之五

錢曾遵王氏校

杜工部集卷之六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註

古詩五十三首居雲安及至夔州作

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
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
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噴一作喧仍為餒其子禮若奉至
尊鴻鴈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一作又
知恩聖賢古一作吾法則付與一作之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
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

下如進泉

題下舊注云時明皇在蜀蒙塵陳浩然本無此七字當從陳本此詩大曆元年公在雲安作明皇晏駕久矣

夏竦曰詩前四句乃序耳以叶韻誤以為詩本題下甫自注耳王直方曰此與古語語無異豈復以韻為限耶黃希曰白頭吟詞云郭東亦有樵鄂西亦有樵此詩前四句或本此吳曾漫錄曰樂府江南古詞魚戲蓮

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子美正用此格
寄巢 博物志杜鵑生子寄**鴻鴈** 羊祜鴈賦鳴則相和行則**羔羊** 春秋繁露

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也

箋曰東坡外集載辨王誼伯論杜鵑云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其不虞王命擅軍旅絕貢賦以自固如杜克遜在梓州是東川無杜鵑耳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其尊君者為有懷貳者為無不在夫杜鵑真有無也按杜克遜事新舊兩書俱無可考嚴武在東川之後節制東川者李兵張獻誠也其以梓州反者段子璋也梓州刺史見杜集者有李梓州楊梓州章梓州未聞有杜也既曰譏當時之刺史不應以嚴武並列也逆節之臣前有段子璋後有崔旰楊子琳不當舍之而刺涪萬之刺史微不可考者也所謂杜克遜者既不見史傳則亦子虛無是之流出後人偽撰耳其文義舛錯鄙倍必非東坡之言世所傳志林諸書多出安庸人假托如偽蘇注之類而無識者談編之集中也黃

鶴本載舊本題注云上皇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謀遷之西內上皇惶懼而崩此詩感是而作詳味此詩仍當以舊注為是

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濤鬱飛翻

葱青眾木梢邪豎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

峽開四千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

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

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

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卧愁病脚廢徐步視小園

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鳳隨其皇去籬雀暮喧繁

覽物想故國十年別荒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

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稷契易為力因國何足吞

二字錢批

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番。草堂本作四藩魯直刊作憂思翻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

峽開荆州記巫峽首尾一百六十里舊云自三峽取蜀數千里恒是一山此蓋好大之言也惟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梁簡文蜀道難詩峽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公所謂峽開大將永泰元年閏十月郭英又為崔岷所殺蜀

四千里蓋統論江山之大勢非專指言峽山也中大亂大曆元年二月以杜鴻漸為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

客堂歲云此章叶韻不可解入鼻亦唐人詩以通用

客堂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舍舟復深山。窈窕一林麓。

棲泊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甘載一作戰來。衰年得

無足一作得弱足。歿為殊方鬼。頭白免短促。老馬終望雲。

南鴈意在北。別家長兒女。欲起慚筋力。客堂叙節改。

具物對羈束。石暄蕨芽紫。渚秀蘆筍綠。巴鷲一作紛未

具物未詳

悠、當作悠、漢、音
作美、詩、洪、水、池、音
由、流、視、維、葦、葦、成、就
之、視

稀微麥早向熟。悠悠日動江漠漠。春辭木臺郎。選才

俊自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得。居然縮章

綬。受性本幽獨。平生愁息地。必種數竿竹。事業只濁

醪。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祿。主憂豈濟

時。身遠彌曠職。循鮑作文廟。算正獻。可天衢。直尚想趨

朝廷。毫髮禪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

石硯詩平侍御者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

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

聯坳各盡墨。多水遞隱現。揮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

比公頭上冠。貞質未為賤。當公賦佳句。况得終清宴。

公舍起草姿。不遠明光殿。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眄。

水閣朝霽奉簡巖雲安。一作雲安巖明府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旭一作日射芳

甸。雨。檻。臥。花。叢。風。床。展。書。卷。一作展輕幔鈞簾宿鷺起。九藥

流。鷲。嘯。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晚。交。巖。明。府。矧。此

數相見。

贈鄭十八賁

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

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細人尚姑息。吾子色愈謹。

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

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羈離交屈宋。牢落值顏閔。

靈芝冠衆芳

水陸逃畏一作長途。藥餌駐修軫。古人日以遠。青史字不

泯。步趾詠唐虞。追隨飯葵藿。數盃資好事。異味煩縣

尹。心雖在朝謁。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爲

敏。

三韻三篇一、二、三、 程章節有牛釣筆力

高馬勿唾一作捶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魚有

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蕩蕩萬斛船。影若揚白虹。一作揚起搖起檣必椎牛。挂席集衆

功。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

烈一作列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

要。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第三册

鶴曰此詩刺廣德永泰間朝士之趨附元載魚朝恩者

青絲

青絲白馬誰家子。麤豪且逐風塵起。不聞漢主放妃嬪。近靜潼關掃蜂蟻。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虜粉期。未如一作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

青絲

鶴曰此詩言僕固懷恩之亂是也廣德二年二月懷恩謀取太原其子場進圍榆次十月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永泰元年九月又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俱入寇是時懷恩乘吐蕃入犯之後阻兵犯順故曰虜豪且逐風塵起也上初遣裴遵慶詣懷恩諷令入朝又下詔稱其勳勞許以但當詣闕更勿有疑而懷恩皆不從
收曰不如而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也
妃嬪董道跋崇徽公主手痕碑云碑在汾州靈石懷恩以猜嫌入回紇沒其家入後宮大曆四年以其女為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故云不聞漢主放妃嬪言懷恩獨不為妻孥計意亦隱刺代宗也舊注引肅宗放宮人事非是唐史云養其女于宮中亦非實錄
潼關高暉引吐蕃入長安郭子儀復長安擒而殺之故曰近靜潼關
殿前鶴曰殿前兵馬即神策軍也兵志廣德元年掃蜂蟻以高暉比懷恩也
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

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遂以神策軍屯禁中自是寢盛分為左右宿居北軍之右矣代宗任用中人致功臣疑叛又專倚中人領禁軍以平禍亂此詩雖為懷恩而作亦以刺代宗也

近聞

近聞因國遠遁逃。牧馬不敢侵臨洮。渭水逶迤白日淨。隴山蕭瑟秋雲高。崆峒五原亦無事。北庭數有關中使。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

近聞

永泰元年子儀與回紇定約請擊吐蕃為効上停親征京師解嚴是年僕固各臣及党項帥皆來降次年二月命楊濟修好于吐蕃吐蕃遣首領論泣欽陵來
五原後漢郡國志五原郡秦置為九原武帝更名徐廣曰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史記曰蒙恬築長城臨洮延袤萬里餘度河據陽山寰宇記唐改為鹽州領五原縣以其地勢有五原舊有五原關因為郡邑之稱五原龍遊原乞地千原青嶺原尙嵐貞原橫
贊普吐蕃傳其國人號其王
槽原為贊普相為大論小論

蠶穀行

天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一有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繇行復歌

無有一城無甲兵言天下皆用兵也鶴必欲舉某年某事以實之可謂固矣

折檻行

以折檻行以被斥朱雲折檻蓋自也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衿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

折檻

容齋續筆至今官殿正中一間橫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蓋自漢以來相傳如此

房魏

吳若本注云房喬故秦府學士魏公

佐建成非十八人之列

婁宋

婁師德器量寬厚雖參知政事深懷畏避竟能以功各終杜祭房相文云羣公間出魏趙婁宋亦併二公稱之

箋曰永泰元年命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武等文武之臣十三人于集賢殿待制獨孤及上疏以為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故曰秦王學士時難羨歎

集賢待制之臣不及秦王學士之時也次年國子監釋奠魚朝恩率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遂以朝恩判國子監事故曰青衿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也當時大臣鉗口飽食效師德之畏避而不能繼宋璟之忠謹故以折檻為諷言集賢諸臣自無宋魏輩爾未可謂朝廷不能容直臣如先皇也

引水

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奴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

月峽

寰宇記三峽謂巫峽巴峽明月峽惟明月峽在利州綿谷縣界又云明月峽在渝州巴縣東八十里華陽國志巴郡江州縣有明月峽即此李膺益州記廣陽州東七里水南有遮要三槌石谷東二里至

明月峽峽首南岸壁高四十丈其壁有圓孔形若滿月因以為名

瞿塘

水經

注江水又東逕廣溪峽斯乃三峽之首也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夏水迴復泝沿所忌

雲安

寰宇記本漢胸臆縣地屬巴郡唐屬夔州上水

去州二百里水經注常璩曰胸臆縣在巴東郡西一百九十里縣治故城跨其山阪南臨大江之南岸有方山山形方峭枕側江濱

沽水

西陽

維俎雲安并自大江派別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鏡舟楫無虞近
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于泅泝天師翟乾祐于漢城山上結壇考召迫命
羣龍諭以灘波之險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震擊十四里蓋為平潭惟一
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勅神吏追之又三日一女子至曰某所以不來
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
食者眾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即貧民無備負之所絕衣食之路余寧
險灘波以贍傭負不能利舟楫以安富商也乾祐
善其言使諸龍皆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
魚復水經注江水又東
故魚國也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公孫述各之為白帝

古柏行

孔明廟前

一作

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

一作

皮溜雨

一作

四十圍黛色

一作

參天二千尺

一作

君臣已與時際會

一作

樹木

猶為人愛惜

一作

雲來氣接巫峽長

一作

月出寒通雪山白

一作

憶

昨路遶錦城

一作

東先主武侯同閔宮

一作

崔嵬枝幹郊原

一作

古窈窕丹青戶

一作

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

一作

冥冥孤高多

古窈窕丹青戶

一作

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

一作

冥冥孤高多

一作

同閔宮見昔

一作

時之降會崔

一作

有古柏不見

一作

李義山作詩者乃多惠陵
旁廟中柏為中明云懷
昨路遶錦城東其為蔓州
作明甚
雅夸飾語然正味句是
東川雪山句是西川不拉
韻下注也

萬牛迴首言莫肯致
之乃果木也

客樓蟻為不知其所藉

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宜原因造化功大厦如傾
要梁棟萬牛迴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
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一作葉終一作經一作宿鸞
鳳志士幽人莫怨嗟一作古來材大難為用一作難用

老柏

范蜀公東齋紀事武侯廟柏其色若牙然白而光澤尚復生枝葉今
纔十丈許工部詩石龕于廟堂中舊注范蜀公謂廟柏纔七丈杜云

二千尺為過沈存中云蒼皮四十圍乃是七尺徑而長二百丈無乃太細長
乎黃朝英云以古制論之四十圍當有百二十尺圍有百二十尺即徑四十

尺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一圍為一小尺即徑一丈三尺三寸亦不得云七尺
存中之言誤矣遯齋閒覽云詩意其翠色蒼然仰視高遠有至二千尺而幾

于參天也沈內翰云云論詩者正不應爾段文昌謂蜀廟古柏文武侯
祠前柏壽千齡盤根擁文勢如蛇形合抱在于旁枝百尋及于半身

闕宮
寰宇記先主祠在成都府八里惠陵東西七十步武侯祠在先主廟西成都
記諸葛公廟在先主廟故宅城西後主塚像先主廟西院即武侯廟前有雙

文柏古峭可愛陸游集云予在成都屢至昭烈惠陵此柏在陵旁廟中忠武
室之南所謂先主武侯同閔宮者與此畧無小異按成都武侯祠堂附于先

主廟夔州則先主廟武侯廟各別此詩專咏夔州廟
柏所謂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是也

故言

同閔宮見昔
時之降會崔
有古柏不見
古人之語
四句見長考
實難而此柏
實能當造化
之妙不露交
章句見知
過此屋之此
柏也為意風
所接宿不
後景志士出
人果此孔明
求志侯時
則中與指展
舍子而推難
為用者唯用
之大於心落
句以蓋以自
慰云

同閔宮見昔
時之降會崔
有古柏不見
古人之語

縛雞行

白一移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
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
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負薪行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
售。一生抱恨堪長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

一作應

戶當戶

女出入

十猶有

八九

負薪歸

賣薪得錢

應

一作當

供給至老。雙鬢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竝。筋力登
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粧首飾雜啼痕。地福
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北有昭君村。

鹽井

荆州圖副云八陣圖下東西三里有積磧上有鹽泉井五口以木為桶昔常鹽即時沙壅冬出夏沒

昭君村

應劭曰王嬙王

氏女名嬙字昭君文穎曰本南郡秭歸人也寰宇記歸州興山縣有王昭君宅王嬙即此邑人也故曰昭君之縣村連巫峽是此地香溪在邑界即昭君所游方輿勝覽州東北四十里有昭君村

最能行

錢云最能夔州小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
舸。貧窮取給行艤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
商旅。欹帆側柂入波濤。撇漩捎瀆無險阻。朝發白帝
暮江陵。頃來日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鬚眼。怒歸州
長年行。最能此鄉之人氣。量窄悞競南風疎。北
客若道土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

大舸

方言南楚荆湘凡船之大者謂之舸

舸子

杜田補注艤小舟名音葉言輕如小葉也切韻玉篇並不載艤字吳曾漫錄曰王智

深宋記曰司空劉休範舉兵潛
作艦艦則艦字不為無所本也
貌也舊注撒拂也與擊同指
搖也干旋則撒于濱則指
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沂阻絕王命急宣有時
朝發白帝暮到江陵雖乘御奔風不加疾也李白有自白帝下江陵詩
鬚水經注江水又逕虎鬚灘水廣
此鄉水清故出雋異地流絕故
其性亦隘屈原宅水經注秭歸縣故歸鄉地理志云歸子國也
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姊歸縣東北
四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廢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
屈原故宅累石為屋基各其地口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媭廟橋衣
石猶存故宜都記曰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屈原之鄉里也屈原宅于
今具存指謂此也荆州圖記秭歸縣有屈
原故宅方七頃累石為屋今地名樂平里

寄裴施州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一作流金鐘大鏞在
東序冰壺玉衡英華作懸清秋自從相遇一作感一作多病三歲

移自佳

為客寬邊愁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真分憂幾
度寄書白鹽北苦寒贈我青羔一作裘霜雪迴光避錦
袖龍虵一作動篋蟠銀鈎紫衣使者辭一作復命再拜故
人謝佳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况接才華盛英華此句下有

遙憶書樓
池映七字

裴施州

裴冕寶應元年以右僕射充山陵使坐附李輔國貶施州刺史
數月移禮州大曆中復徵為左僕射元載撰冕碑云以直遇坎
枚鑿者二大曆四年冬詔復入相薨于長安按冕自施州召還當在大曆二
年之間二年二月史已載左僕射裴冕置宴于子儀之第碑但記其入相之
年也史稱自施移禮碑不詳其後先以公詩考之冕蓋久于施州當是自禮
移施也史于移官先後如高適彭蜀嚴武巴綿之類每多錯誤皆當據公詩
考正

鄭典設自施州歸

吾憐榮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慎所出一作不肯妄行

土

吳本注一作借音逆是也廣韻二十二音中有此下注做借
寒一云寒口吳本作寒乃與押字相應此其下句字字與字相對

役旅茲殊俗遠一作竟以屢空迫南謁裴施州氣合無
險僻攀援懸根木登頓入天草堂陳浩然並作天石青山自一川城
郭洗憂憾聽子話此邦令我心悅懌其俗則一作純朴
不知有主客溫溫諸侯門禮亦如古昔勅厨倍常羞
杯盤頗狼籍時雖屬喪亂事貴賞一作匹敵中宵愜良
會裴鄭非遠戚羣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他日辱銀
鈎森疎見矛戟倒屣喜旋歸畫地求一作所歷乃聞風
土質又重田疇闢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惜一作借音迹北
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渚拂蒹葭塞一云嶠穿蘿蔦幕
此身仗兒僕高興一作有激孟冬方首路強飯取崖壁
歎爾疲駑駘汗溝血不赤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

吳本作
惜誤也

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翩翩入烏道庶脫蹉跌厄

施州元和郡國志春秋巴國之界漢為巫縣之境巫縣今夔州巫山縣也後周置施州附改為清江縣後漢南蠻傳注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

鹽水源出清江縣西都亭山水經注爨水即假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也勅厨舊書冕性侈及營珍饌每會賓友滋味品數坐客有味于名者

柴門

孤一作舟登瀛西迴首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

柴長影沒窈窕餘光散唵呀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

家下衝割坤軸竦壁攢鏌鋹蕭颯灑秋色一作氛昏靈

日車峽一作門自此始最窄容浮查禹功翊造化疏鑿

就欹斜巨渠決太古衆水為長蛇風煙渺吳蜀舟楫

通鹽麻我今遠遊子飄轉混泥沙萬物附本性約一云

上集卷六

言不飛是肩高士
守分而已

作石下亭乃與後壁
映帶

身一作不願一作吝。茅棟蓋一床。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

粟在眼。無吝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貧病一作固

其常富貴。任生涯。老于干戈際。宅幸蓬華遮。石亂上

雲氣杉清一作延。月一作華。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足

了垂白年。敢居高士差。書此豁平昔。迴首猶暮霞。

灤西

水經注白帝山城東傍灤溪即以為隍寰宇記夔州大昌縣西有千頃池水分三道一道南流為奉節縣西灤水方輿勝覽白帝城周移治永安官南 峽門 峽程記灤合遂蜀皆峽之郡自灤江結柏池道等江至即灤西也 此凡二百八十江會于坂前次荆門都四百五十灘謂之三峽者即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其有巽塘灤瀨燕子屏風之類皆不與三峽之數

貽華陽柳少府

字佳言柳方微然其居委是我乃降教也披衣二字暗起情味不為是字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見我顏色

溫。竝坐石下堂。一云堂下石 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絕

壁上朝暎。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南方六七月。出

入異中原。老少多暍死。汗踰水漿翻。俊才得之子。筋

力不辭煩。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存。涕淚一云濺我裳。

悲氣排帝閭。鬱陶抱長策。義仗知者論。吾衰臥江漢。

但媿識璵璠。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起予幸斑白。

因是託子孫。俱客古信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

徑微山葉繁。時危挹佳士。况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

歌鼓秦人盆。子壯顧我傷。我驩兼淚痕。餘生如過鳥。

故里今空村。

古信州

寰宇記夔州春秋時為夔子國漢為魚復公孫述為白帝蜀為永安梁大同三年立信州武德二年改夔州

雷

大旱山岳焦。密雲復無雨。一二云覆南方瘴癘地。罹此農
事苦。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真龍竟寂寞。土梗空
俯僂。吁嗟公私病。稅歛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痍向
誰數。暴殄或前聞。鞭巫非稽古。請先偃甲兵。處分聽
人主。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一云數堯
湯免親覩。上天鑿金石。羣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
陽不猶愈。昨宵殷其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
覺神靈聚。氣暘腸胃融。汗滋衣裳沔。一云吾衰尤拙計。

一云失望築場圃

火、陸渾山火以其祖師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一作龍驚惶致雷

听赤文也音戶

寫高安仍与雷雨相関
布景方不脫母

淳摹訪語河棹在作
河漢

雨爆嵌魑魅。泣崩凍嵐陰。听羅落沸百泓。根源皆萬
一作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處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
牛女。風吹巨焰作河棹。一作騰一作煙柱勢欲焚。崑崙光
彌熒。洲渚腥至焦。長蛇聲吼。一云纏猛虎。神物已高飛。
不一作見石與土。雨寧要謗讟。憑此近熒侮。薄關長吏
憂。甚昧至精主。遠遷誰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臥江
亭。更深氣如縷。

听 廣韻文彩狀又明也舊注謂近寒之處亦為火所崩迫故嵐陰亦著明
也按西京賦漸臺立于中央赫听听以弘敞善注埤蒼曰听赤文也音
戶火之焚山東崩而 雲氣 高唐賦風止雨 河棹 漢學詩語河棹應
嵐陰皆赤其義自明 霽雲無處所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較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
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當作金石元早土堅不步
養生抱規欲枯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
亭午減汗流北鄰耐人聒晚風爽鳥匿筋力蘇摧折
閉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師健步聞一作旱
魁園蔬抱金玉無以供採掇密雲雖聚散徂暑終一作經
衰歇前聖昏焚巫武王親救暍陰陽相主客時序遞
迴幹灑落唯清秋昏霾一空濶蕭蕭紫塞鴈南向欲
行列歛思紅顏日霜露凍堦闕國馬挾彫弓鳴弦不
虛發長鉞逐一作及狡兔窳羽當滿月惆悵白頭吟蕭條
游俠窟臨軒望山閣縹緲安可越高人煉丹砂未念
將朽骨少壯跡頗疎歡樂曾倏忽杖藜風塵際老醜
難翦拂吾子得神仙本是池中物賤夫美一睡煩促

吳本
金五

嬰詞筆

烏匱

吳若本注匱魏武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帽以色別貴賤晉咸和中制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皆白帽二官與官烏紗帽作恰字書無

匱字

早暍

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走音恰行如風名曰颺注曰俗曰早暍

救暍

帝王世紀武王自孟津還及于周見暍人王自

左擁石扇之淮南子武王陸囑人于柳下而天下懷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
神光一作仙意一作竟難候此事終蒙朧飄然精靈合何必秋
遂通亭亭新粧立龍駕具曾空一作世人亦為爾祈請
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蓬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
淒房櫺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
瓜果中初筵滾重露日出甘所終一作嗟汝未嫁女

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閣
閏五月初七日宮女出后衣
登樓臨之

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姑舅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一云勿替丈夫雄

神光

周處風土記七月七日其夜洒掃于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于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神當會守夜者感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

有奕奕正白氣光耀五色以此為徵應

鳴玉

吳若本注晉嵇康傳鳴玉殿省

曝衣

宋卜子楊園苑疏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閣至

七月七日官女出后衣登樓曝之

蛛絲

荆楚歲時記七夕人家婦女結絲樓穿七孔鍼陳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于網于瓜上者則以為

應符

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

大暑一作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無行舟。千室但掃地。閉關人事休。老夫一作大轉不樂。旅次兼

百憂。蝮虵暮偃蹇。空牀難暗投。炎脊惡明燭。况乃懷舊丘。開襟仰內弟。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接居成阻修。何當清霜飛。會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諷興一作咏詩家流。蘊藉異時輩。檢身非苟求。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優。楚材擇杞梓。漢苑歸驪駟。短章達我心理。為一云待識者籌。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凄惻。悲風生微緝。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有。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竝百代則。

俊拔二字書家三昧盡矣

草聖酒德有尾相映
他人以此為端或作掉
尾兩不約二字破上遠
氣念若二字微到云已

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
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臨池

金壺記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

東吳精

李頎贈張顛詩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近時馮紹正能畫鷲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
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一作疾禁千里馬氣敵萬人
將憶昔驪山宮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
王當時無凡林百中皆用壯粉墨形似間識者一惆
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為君除狡兔會是翻一作飛
鞞上

馮紹正

歷代名畫記馮紹正開元中任少府監八年為戶部侍郎尤善畫鷹鷲難知畫其形態黃眼脚爪毛彩俱妙曾于禁中四五能

堂亦稱其善有降雲蓋雨之感朱景玄名畫錄馮紹正善雜鶴龍水時稱其妙有摹榻妙法古時好榻画十得七八亦有御府榻本謂之官榻十二扇蓋榻馮監畫本也

圖狀

謝赫画品画有六法六傳移模寫是也張彥遠云顧愷之

驪山

津陽門詩注申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黃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去水絕還波洩雲無定姿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
離別重相逢偶然豈定期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
豪俊貴勲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子遺
解榻再見今用才復擇誰况子已高位為郡得固辭
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私干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持
汎舟巨石橫登陸草露滋山門日易久一云當念居者
思

相公

大曆元年二月杜鴻漸鎮蜀明年六月入朝鶴曰此詩當是元年秋作按舊書杜亞傳杜鴻漸以宰相出領山劍副元帥以亞及楊炎並

為判官崔寧傳鴻漸至蜀日與判官楊炎杜亞縱觀高會羯鼓錄鴻漸出蜀至嘉陵江與從事楊崖州杜亞輩登驛樓望月行觴燕語此詩所謂楊監者

豈即崖州耶炎以元載敗貶道州司馬詩云况子已高位為郡得固辭則知炎為判官正以道州司馬辟也炎傳不記其為殿中監其為鴻漸從事却于

別傳見之則史之闕遺多矣

贈李十五丈別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顛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
多病紛倚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名賢
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頗一作氣合相與襟袂
連一日兩遣僕三日一共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
泉立成美價存子山舊業傳不聞八尺軀常受衆目
憐且為辛苦行蓋被生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

天沂公制方隅迴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

然清高金莖露一作金掌露正直朱絲絃昔在堯四岳今

之黃穎川于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山深水增波解

榻秋露懸客遊雖云久主要一作亦思月再圓晨集風渚亭

醉操雲嶠篇丈夫貴知己歡罷念歸旋

子山

周書庾信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室東海徐摛為左衛率

號為徐

摛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既有盛才文並綺麗故世

沂公

李勉肅宗初年為梁州都督寶應元年建辰月堂頃

奴刺寇梁州勉棄郡走後歷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大曆二年來朝拜京兆

尹李十五自峽中往訪正勉在江西時也南入黔陽天自黔取道之豫章也

舊注云訪勉于梁州甚誤新書大曆十年拜工部尚書封沂國公此詩已稱

沂公知新書誤也唐諱林李沂公罷嶺南節度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

投水中張彥遠名兩記曾祖魏國公與司徒沂公並佐霍國公關內三軍幕

陳蕃 雲嶠篇鄭南此詩雲嶠憶登臨

西閣曝日

凜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羲和流德澤。顛頊愧倚薄。
毛髮具自和。一作私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歛有
託。欵傾煩注。眼容易收。病脚流離。或作木杪猿翩躩。
山顛鶴用。刊作明知苦聚散。哀樂日已作。一作亦卽事會賦
詩。人生忽如昨。一作錯古來遭喪亂。賢聖盡蕭索。胡為將
暮年。憂世心力弱。

課伐木并序

課隸人伯夷幸。一作幸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四
根止。維條伊枚。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

白菊白菊皆乃作机
宜用之

有藩籬是缺。是補載伐篠蕩伊仗。一作杖支持則旅次
干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槿。一作槿
一作搆窳夔人屋壁。列一作例樹白菊。一作菊鏝為墻實。以竹示
式。遏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憂一作齒害馬之徒。
苟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一作文誦。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一作童僕清晨飯其腹。一作腸持斧入
白谷。青冥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
山麓。尚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成委積。吳本作積委素
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仗一云杖若一云若虛竹。空荒咆
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城中賢
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蜂蠆不敢毒。虎穴連

君竹若未從當杖机
木非新工
數者非序序中不詳

奉是判若政行其
有則言三年不可
默息也

蒲鶴青如足瓜名未
詳出委

送水即如猴之托以自
隱李以是取之而後
其生資身

將軍蓋用魯南事
行諸句疑有誤

里間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客慎所觸舍西崖
嶠壯雷雨蔚含蓄墻宇資屢脩衰年怯幽獨爾曹輕
執熱為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
微寒共給酒一斛

夔人

朱仲晦曰夔人正謂夔州人耳而山谷乃有黑月虎夔藩之語此頌
又用躡觸按躡踞見曾靈光殿賦自為虬龍動貌元無觸義不知山

谷何所

賢府主 鶴曰當是
相都督

園人送瓜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鎮夔國滯務茲一作一
掃食新先戰士共少及溪一作窮老傾筐蒲鶴青滿眼顏
色好竹竿接嵌竇引注來鳥道沈浮亂水玉愛惜如
芝草落刃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蒂除仍看小

童

一作兒

抱東陵

一作溪

跡蕪絕楚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

此何草草

詩若人州又曰此草人毛詩云
及將安得而此為六判詩

信行遠修水筒

汝性不如葦清靜僕夫內秉心識本一作根源於事少滯
礙雲端水筒圻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厨
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餐一作食貌赤媿
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嘗所愛於斯答恭謹足以殊
殿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高麗本作佩行諸直如筆用
意崎嶇外

方士符

神仙傳葛玄取一符投江中順流而下又取一符投江中逆流
而上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動須臾下符上上符下三符合

將軍蓋

占今注曲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
蓋之形而為曲蓋焉戰國嘗以賜將軍高麗刻草堂詩

作佩注引李貳師拔劍乃刺山而
泉飛佩字較蓋字為穩宜從之

槐葉冷淘

以槐葉汁和麵為冷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厨。新麪來近市。汁滓宛相俱。
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筯。香飯兼苞蘆。
經齒冷于雪。勸人投此珠。一作比願隨金騾裏。走置錦屠
蘇。又作屠蘇路遠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
區區。萬里露寒殿。開水清玉壺。君王納涼晚。此味亦
時須。

屠蘇

吳若本注云。麻也。博雅。屠蘇。庵也。服虔通俗文。屋平曰屠蘇。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行挿腰銅七首。障日錦屠蘇。或以為屠蘇酒。非是。

寒

上林賦。過鳩鵲望露寒。注云。在雲陽甘泉宮外。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清詩。之。夏。

詰補近底

百阪千畦。咸此壯觀。豈
集于皆有血脈
舊注江浙人謂江米
曰紅鮮

東屯大江北。一云枕大江百頃平。若按六月青。稻多千畦碧。
泉亂插秧適云已。引溜加漑灌。更僕往方塘。決渠當
斷岸。公私各地著。浸潤無天旱。主守問家臣。分明一作
見溪畔。一作芊芊。一作芊芊。一作芊芊。一作芊芊。一作芊芊。
裏來關山雪。邊看秋菰成黑米。精鑿一作傳一作白粲玉
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
穗及衆多。我倉戒滋蔓。名位正者。亦作。明見。漢。時。自佳。

玉粒

拾遺記。山名。環丘。上有方湖。千里多大鵠。高一丈。羣飛于湖際。採不周之粟于環丘之上。生穠高五丈。其粒皎然如玉。

紅鮮

鮮于注。江湖人謂江米曰紅鮮。又曰紅鮮。謂魚色之鮮如霞也。淮南吳越人有此。

催宗文樹雞柵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烏雞。秋卵方漫喫。

錢云相如羽獵碑
同

往及庭旅次

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翻驅赴制。不禁喧呼。山腰宅
課奴殺青竹。終日憎一作增赤憤。踏藉盤按。翻塞蹊使
之隔墻東。有隙晉作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晉作歸。問
兒所為跡。織籠曹其內。令人不得擲。稀間可一作突過
觜爪。還汚席。我寬螻蟻遭。彼免狐貉厄。應宜各長幼
自此均。勅敵籠。柵念有修。近身見一作損益。明明領處
分。一一當剖析。不昧風雨晨。亂離減憂感。其流則凡
鳥。其氣心匪石。倚賴窮歲晏。擦煩去一作冰釋。未似尸
鄉翁。拘留蓋阡陌。汲冢本頌

赤憤

射雉賦擗朱冠之絕赫。向注云。雉憤赤色。故曰朱冠。搜神記安陽城
南有亭。一書生明術。數入亭宿。夜半有著赤憤者。來問亭主曰。向赤憤

者誰。荅曰。西舍
老雄雞父也。

風雨

詩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
改其度焉。三章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尸鄉

列仙
傳祝

雞翁者雉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至千頭
皆立名字。欲引呼名。即依呼而至。後升吳山。莫知所在。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苣馬齒。掩乎嘉蔬。傷
小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詩。

清晨蒙

一作

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

存。苦苣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一作

中園。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荆棘暗

長原。乃知苦苣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為態何

喧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點染不易虞。絲麻雜

羅紈。一經器一作物內。永挂麤刺痕。志士採紫芝。放歌

避戎軒。畦丁負籠至。感動百慮端。

苦苣 本草苦苣即野苣也今人家嘗食為白苣江外嶺南吳人無白苣常植野苣以供厨饌
馬齒 圖經曰馬齒莧雖名莧類而苗葉與入莧葦都不相似陳藏器云陶以馬齒與莧同類按此二物厥類既殊合從別品
葵苳 廣成頌桂苳莧蘇爾雅苳也爾雅曰苳莧葵葉團似葦生水中今俗各水葵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清旭一作且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
峯曠望延駐目飄飄散踈襟潛鱗恨水一作川壯去翼依
雲深勿謂地無疆劣於山有陰石椽遍天下水陸兼
浮沉自我登隴首十年經碧岑劔門來巫峽薄倚浩
至今故園暗戎馬骨肉失追尋時危無消息老去多
歸心志士惜白日久客藉黃金敢為蘇門嘯庶作梁
父吟

言惟此北水得陰涼
不為雲水之寬闊魚
多逐性也

蘇門峭壁在半嶺中
梁父則泰山下也結句
暗映山脚

山陰

陳浩然注山北曰陰時喪亂九州分裂孰若山陰可以避亂也

石椽

杜田補遺唐韻曰椽音原木名皮可食或云善本止是石

原十年

鶴曰公以乾元二年入隴右至大曆二年為十年

驅監子摘蒼耳

江上秋已分林一作村中瘴猶劇哇丁告勞苦無以供日
夕蓬莠獨不獨一作猶焦野蔬暗泉石卷耳况療風童兒且
時摘一云童僕先時摘侵星驅之去爛熳任遠適放筐亭一作當午際
洗剝相蒙羃登牀半生熟下筋還小益加點瓜薤間
依稀橘一作木奴跡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粃窄飽食復何
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惡少
年黃金且休擲

蒙羃

夢弼曰謂洗其土剝其毛以筐盛而巾覆之也

登牀未詳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一作刈稻向畢清晨遣女

奴阿稽監子阿段往問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

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楫楫。除草置岸旁。

穀者命之一云今土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墾免亂

常。吳牛力容易。並驅去聲動莫當。一云紛豐苗亦已概。雲

水照方塘。有生固蔓延。靜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

攜一作學頗在綱。荆揚風土暖。肅肅候微霜。尚恐主守疎。

用心未甚臧。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

不獨陵我倉。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北風吹蒹葭。

蟋蟀近中堂。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

阻雨不得歸灤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為霖。欲歸灤西宅。阻此江浦深。

壞舟百板圻。峻岸復萬尋。篙工初一棄。恐泥勞寸心。

佇一作倚立東城隅。悵望高飛禽。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

岑。昏渾衣裳外。曠絕同層陰。園甘長成時。三寸如黃

金。諸侯舊上計。厥貢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

侵。客居暫封殖。日夜偶瑤琴。虛徐五株態。側塞煩胸

襟。焉得一作能輟雨一作雨足。杖藜出嶠嶽。條流數翠實。偃息

歸碧潯。拂拭烏皮几。喜聞樵牧音。令兒快搔背。脫我

頭上簪

雨陸深曰風吹蒼江樹雨漲石壁來自是以實字作虛字用樹之立之揚海庵以

以前有破形詩

五株如

雨作則樵牧不得出也

起句用相為行雲與後
楚宮相閱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樹。晦菴雨灑石壁。
來。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山。一作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
在哉。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珮為
誰哀。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
山臺。

翠龍

高唐賦蜺為
旌翠為蓋

雨二首

青山澹無姿。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雨。
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佳客適萬里。沉思情延佇。
挂帆遠色外。驚浪滿吳楚。久陰蛟螭出。寇盜一云復幾
許。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迴風起。清曙一作曉。萬象萋已
碧。落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何道行。雨含長江
白。連檣荊州船。有士荷矛戟。南防草鎮慘。霑濕赴遠
役。羣盜下辟山。總戎備強敵。水深雲光廓。鳴櫓各有
適。漁艇息一作自。悠悠園歌負樵客。留滯一老翁。書時記
朝夕。

晚登灤上堂

注思朝廷晚更宜懷。以報張迫哀老非怨。元
散升高是首後恐埋骨窮山不能存飛也

故躋灤岸高。頗免崖石擁。開襟野堂豁。繫馬林花動。
雉堞粉如雲。山田麥無壟。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
四序嬰我懷。羣盜久相踵。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
所思注東北。溪峽轉修聳。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為冗。

前字與迫字相應又妙
在詞釋六句仍寬之視
四序嬰懷起下哀老

濟世教德時暗藏以身壯感
之時一居斯人各枯家自秋衰
老恐不保必苦言一病時似
同歸于枯家也惟者惟賦補
之人恐者恐切名之長已不
謂例是身盜之中也。多
謂斯人指房嚴亦是

錢云方有止宿杜公止有
望微訪未嘗登微誤也
窮秋立日觀水代宗手
奉取用事言兵初之立
實取果言出前尾夫不
辨也錢安以主冥喻范
陽則是以奉取為西方
金神喻長安則非

限雨反得曠望一趣深
錢在揚自早一不堪

凄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濟世數嚮時。斯人各枯家。
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

斯人 蓋指房瑄張鎬嚴武之流公所相期濟世者也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嶽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
荒朱崖。著毫髮。碧海吹衣裳。蓐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
逝水自朝宗。鎮名各其方。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
非關一作北關風露凋。曾是戍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
朝廷任猛將。遠奪戎圍場。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
龜蒙不復見。况乃懷舊鄉。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
憂來杖匣劍。更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

南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
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旁。不及祖父塋。纍纍塚相當。

蓐收玄冥 蓐收金神西方也玄冥水神北方也窮秋之時蓐收將退而玄冥方來喻長安漸凋敝而祿山方強梁于范陽也

雨 首六句是一幅滿相圖

山雨不作淫。江雲薄為霧。晴飛半嶺鶴。風亂平沙樹。
明滅洲景微。隱見巖姿露。拘悶出門遊。曠絕經日趣。
消中日伏枕。臥久塵及屨。豈無平肩輿。莫辨望鄉路。
兵戈浩未息。蛇虺反相顧。悠悠邊月破。鬱鬱流年度。
鍼灸阻朋曹。糠粃對童孺。一命須屈色。新知漸成故。
窮荒益自卑。飄泊欲誰訴。疋羸愁應接。俄頃恐違一作危

迥浮俗何萬端幽人有獨高步龐公竟獨往尚子終
罕遇宿留洞庭秋天寒瀟湘素杖策可入舟送此齒
髮暮

宿留 漢書宿留海上師古曰有所須待也

甘林

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
晨光映遠岫夕露見日晞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荆扉
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或違試問甘藜藿未肯羨輕
肥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
非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歛數脫粟為爾
揮相攜行荳田秋花靄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

畿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主人長跪問戎馬何時
稀我衰易悲傷屈指歎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
飛

雨

行雲遞崇高飛雨靄而至潺湲石間溜汨汨松上駛
亢陽乘秋熱百穀皆一作已棄皇天德澤降焦卷有生
意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
氣佳聲達中宵所望時一致清霜九月天髮鬢見滯
穗郊扉及我私一云我圃日蒼翠恨無抱甕力庶減臨
江費吳若本注峽內無井取江水喫

種蒿苳 并序

是峽雨

園徑寬安即人寬也
莧者六種入菜者人
白二種

此風雨滿之滿

宗生業生也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蒿苣向二
旬矣而苣不甲坼伊人一作獨野莧青青傷時君子或晚
得微祿輒軻不進因作此詩

陰陽一錯一作屯亂驕蹇不復理枯旱于其中炎方慘如

燬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雲雷歛奔命師伯集所

使指麾赤白日瀕洞青光一作雲色起雨聲先已一作晉作風散足

盡西靡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信宿

罷瀟灑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苣兮蔬之常隨事

藝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甲坼空惜

埋泥滓野莧迷汝來宗生實於此此輩豈無秋亦蒙

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因知邪于正掩抑

至沒齒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已擁塞敗芝蘭衆多
盛荆杞中園陷蕭艾老圃永為耻登于白玉盤藉以
如霞綺莧也無所施困顏入筐篚

人莧圖經莧實即人莧也莧有六種入藥者人白二莧宗生吳都賦宗生高岡旋茂幽阜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一云及歸在茅屋旁舍未

曾噴老病忌一作恐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一作日放林

木心所欣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勻冬菁飯之半牛

力晚一作晚來新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鄰嘉蔬既不一

名數頗具陳荆巫非苦寒採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鶴

暮啄泥中芹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一作筋筋一步再流

得種秋菜督勒耕

小園散病

錢云此芹字用合十
一頁十二文

血尚經一作驚。矰繳勤。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鸞鳳不

相待。側頸訴高旻。杖藜俯沙渚。為汝鼻酸辛。

白鵠古樂府艷歌何嘗行。一曰飛鵠。行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五

五羅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五欲

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樂哉。新相知。愛來生。別離

杜工部集卷之六

季振宜滄葦校

杜工部集卷之七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箋註

古詩四十九首

居夔州作

八哀詩 并序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于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沒遂不詮次焉。

贈司空王公思禮 高麗人

司空出東園。童稚刷勁翮。追隨燕薊兒。穎銳云物不

隔。服事哥舒翰。意無晉作氣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因國大

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衆。出入由

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

王李撥亂之才。張公則圖之。在末亂未危者也。哀逝者。則存者。其可不亟為任乎。

司徒言。隔相國言。公皆遠人。其後地者也。

巖云胸襟二句寫出大將
非承突可擬

巖云手格即掣肘之意

山石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深壁飛兔不近駕鷲鳥資
 遠擊曉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胸襟日沉靜肅肅晉作
 自有適潼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
 見手格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益困馬纏伊洛中原
 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勢敦迫一作通公時徒步至請
 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間道傳玉冊清河公房瑄也時自蜀奉太上皇冊命至諫上
 以為可收後効遂釋之天王拜跪畢讜議果冰釋翠華卷飛雪一云飛雪中
 熊虎巨阡陌屯兵鳳凰山帳殿涇渭關金城賊咽喉
 詔鎮雄所搯禁暴清一作靖無雙爽氣春浙瀝巷有從
 公歌野多青青麥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恐懼祿
 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永一作空繫

為朝廷惜亦哭其私也
曰悲甚田橫客

五湖舟悲甚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昔觀
 文苑傳豈述廉藺績一作蹟嗟嗟晉作鄧大夫士卒終倒戟

鄧景山為太原尹為軍眾所殺

行間思禮營州城旁高麗人也父虔威為朔方將少習軍旅隨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對為押衙及翰為隴右節度使思禮與

甲外鮮于注甲外軍陣之外也九曲拔石堡城除右金吾衛將軍十二載翰征

偏裨哥舒翰為元帥奏充元帥府馬軍都將每事獨與思禮決

手格安祿山事蹟翰至關津驛火拔歸仁帥諸將叩馬請降祿山翰欲下馬遂以毛繩干馬腹連縛其脚挂轡山驛翰怒握鞭自築

塞望夢弼曰言肅宗即位千靈武請罪潼關失

請罪潼關失

屯兵與房

舊新二書記思禮肅下被釋與公詩合而通鑑載思禮自潼關至在次馬嵬驛之前又云即授節度使恐當有誤

嚴云推兵公之微詞周

容云內省未入朝就彼
一時刑止心事兩字從
盡可謂刻畫
白羽扇未詳豈即使碩
葉李耶

傷時盜賊未息

便橋之戰不利除為關內節度使尋遣守武功賊將安守忠等來戰思禮
以其眾退守扶風賊游兵至太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戒嚴上命郭子
儀以朔方之眾擊之而退
金城 寰宇記景龍四年送金城公主至始平縣因改為金
城至德二載復為興平思禮為關內節度使鎮此黃
鶴以為河西
太原 從廣平王收西京領兵先入清宮遷兵部尚書霍國
之金城謬矣 公李光弼鎮河陽以思禮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
節度使貯軍糧百萬器械精銳尋加守司空
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惟思禮而已
鄧大夫 思禮薨管崇嗣
京留守數月召景山代崇嗣思禮立法嚴整士卒不敢犯景山以文吏見
稱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為已任檢覆軍吏隱沒者軍眾憤怒遂殺景山

故司徒李公光弼 廣德二年七月卒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 騎攻吾城愁寂意不
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多蘇黎首見
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
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
獻捷 異王冊崇勲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干

里初妥帖青蠅紛一作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
死淚終映曉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
零落蛟龍匣雅望與晉作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
彩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思哭孤
冢南紀阻歸楫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榮竟何
人洒涕巴東峽

晉陽

祿山之亂命郭子儀為朔方節度收兵河西玄宗眷求良將委以
河北河東之事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甚當關寄以光弼為雲中
太守充河東節度副使潼關失守授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史思
明等四偽帥率眾十萬餘攻太原拒守五十餘日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斬
首七萬

河陽

思明殺慶緒即偽位破洛陽光弼率軍赴河陽大破賊眾
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收懷州思明來救逆擊于泌水

之上又敗之遂拔懷州生擒安太清周擊揚希文等送于闕下進爵臨淮
郡王顏魯公神道碑乾元二年冬十月甲申賊將周摯悉河北之眾萃于
河陽城北思明以河南之眾頓于河陽南城之南南北夾攻表裏受敵公
設奇分銳襲其虛而大破擊軍擒其大將徐璜玉摯僅以身免思明心悸

氣索烟火不舉者譚賓錄光弼之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三日官軍大振

拒而還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自河中入朝復拜太尉出鎮臨淮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遠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瑒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關

吐蕃犯都上手詔追光弼率眾赴長安光弼與程元振不協遷延不至初光弼御軍嚴肅天下服其威名及懼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諸軍

皆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愧耻成疾薨于徐州神道碑遂趣徐州因召田神功與同寢宿以宋州之難告祖道郊外俾先飲以寵之分麾下隸于其

將喬岫仍令兵馬使郝庭王與岫犄角而擊之賊遂一戰而走走上在陝州以公兼東都留守制書未下久待命于徐州將赴中都屬痢疾增劇公知

不起使使齎表奉辭廣德二年七月薨于官舍將吏問以後槐里志長安事公曰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今為不孝子矣夫復何言

里故城即大丘城在興平縣東南一十里即漢書所謂槐里環隄者也神道碑窆公于富平縣先塋之東銘曰渭水川上檀山路旁檀山在縣西北

四十里漢武帝墓在槐里之茂陵衛青霍去病墓去茂陵不光采國史三里光弼墓在馮翊猶衛霍之接近槐里故曰憫愴槐里接補郭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永泰元年卒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

嶷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向心心事友生

閱書百紙云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

爭漢儀尚整肅國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

卿不知萬乘一作乘輿出雪涕風悲鳴受詞劔閣道謁帝蕭

關城寂寞雲臺仗飄飄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

皇情壯士血相視一作見忠臣氣不一作未平密論貞觀體揮

發岐陽征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西郊牛酒再一作至

原廟丹青明匡汲俄寵辱衛霍竟哀榮四登會府地

三掌華陽兵京兆空柳色一作市尚書無履聲群鳥自朝

夕白馬休橫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

重公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四郊失壁

此情其不得入相終挂
節鎮也

以下每篇皆並數舊
言

武在蜀頗好遊宴以諸
詩視刺非一獨於哀諸
將以追惜其材而稍曲
護之

武後有教郎之除出
武所存如曰愧簪纓

壘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

一作書

畫軍中吹玉笙豈無成

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意待因

國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或一作獲禪世程炯炯

一心在沉沉二豎嬰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貞飛旒

出江漢孤舟轉荆衡虛無舊本作虛為時本作虛馬融笛悵

望龍驤坐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

大賢後

舊書中書侍郎挺之子神氣雋爽敏于聞見幼有成人之風讀
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弱冠以門蔭策名雲溪友議嚴挺之登

歷臺省亦有時名娶裴卿之女纔三夕夢一人佩服金紫美鬚髯曰諸葛
亮也來為夫人兒既妊而產嬰孩其狀端偉頗異常流舊注大賢後謂挺

之子唐詩紀事

小心

唐詩紀事甫與武世契也嘗醉
登武床呼斥其父名而武不忤

使哥舒翰奏充判官遷侍御史此云飛傳白河隴蓋祿山之亂

武自河隴訪知乘輿所在趨赴劍閣然後玄宗遣赴行在也

謂嚴子陵非也

武自河隴訪知乘輿所在趨赴劍閣然後玄宗遣赴行在也

至德初武仗節赴行在房瑄以武名臣之子素重之至是首薦才畧可稱

累遷給事中按公此詩則武亦如張鎬房瑄以玄宗命赴行在者也房瑄

首薦之而旋坐瑄黨詔書與劉秩並列亦

以蜀郡舊臣之故也當據以補唐史之闕

蕭關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

如淳曰匈奴傳入朝那蕭關蕭關在安定朝那縣也寰宇記平涼府高平

縣本漢高平屬安定郡蕭關故城在縣東南三十里肅宗自彭原至平涼

郡數日始回軍趨靈武

武蓋于平涼謁肅宗也

四登為京兆少尹拜成都尹遷京兆尹

三掌按舊書嚴武傳武初以御史中丞出為綿州刺史遷東川節度使
再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三遷黃門侍郎拜成都
尹充劍南節度等使詩所謂三掌華陽兵主恩前後三持節者是也惟史
于武傳不記其遷拜出鎮之歲月而兩川之分合新舊書志表與諸書互
異莫能歸一余詳考之兩川之分也舊書地理志云至德二載十月玄宗
駕迴西京改蜀郡為成都府長史為尹又分劍南西川東川各置節度使
新書方鎮表亦同而唐會要則云上元元年二月分為兩川會要誤也先
是稱劍南節度至是更號西川節度兼成都尹乾元二年以裴冕為之令
兩川分于上元則裴冕何得先兼成都尹乎武傳載上皇誥合劍兩川為
一道余謂合兩川非上皇誥而分兩川為上皇誥蓋西內之後上皇之誥
不行久矣此史誤也圖經云至德二載明皇幸蜀始分劍南為東西兩川
西川治益州東川治梓州此其証也武以乾元元年六月貶巴州刺史未
久而節度東川上元二年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魚敗奔成都武自東
川入朝當在魚前然則武之初鎮蓋在乾元元二之間也兩川之合也舊
書志以為廣德元年新書表以為廣德二年唐會要則以為廣德二年正
月八日蓋皆在武三鎮之時舊書武傳云上皇誥以劍兩川合為一道拜

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則合兩川在武再鎮之日余謂舊書武傳是而志表諸書皆非也按高適傳劍南自玄宗還京後于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適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論之疏奏不納後綿州副使段子璋反崔光遠不能戢軍以適代光遠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以適傳考之適論罷西川節度在子璋未反之前及子璋反李奐敗而光遠不能兼制東川故朝廷用適前論合兩川為一而罷東川也光遠之罷也武實代之武召入以適代適失西山三州又以武代適實代武而武又代適謂適代光遠者誤也趙抃玉壘記曰上元二年東劍段子璋反李奐走成都崔光遠命花驚定平之縱兵剽掠士女至斷腕取金監軍按其罪冬十月惠死其月廷命嚴武此武代光遠之証寶應元年杜有嚴中丞見過詩曰川合東西瞻使節系曰自東川除西川敕令兩川都節制此武再鎮時合兩川之証也李奐雖重有節度亦不能久于東川何自奐後直至張獻誠無一人除東川者乎故曰舊書武傳是而他皆非也若大曆初復分兩川舊書云在崔寧鎮蜀之後而方鎮表以為元年會要及盧求成都序記以為二年正月按元年杜鴻漸表張獻誠以山南西道兼領東川至二年而始定此又當以舊書會要為是也舊書既失之不詳多所抵牾而通鑑則尤踳駁武之初鎮通鑑既失載而再鎮則載于寶應元年六月是年四月召武入朝二聖山陵為橋道使却云六月出鎮七月徐知道反以守劍閣武九月尚未出巴故杜有何路出巴山之句而云知道守要害拒武武不得進何肯謬之甚也胡三省泥于通鑑乃云武只再鎮劍南唐書蓋因杜詩致有此誤則紕繆更不可

柳色

張敞傳為京兆尹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游俠傳城西柳市漢宮闕疏

云細柳倉有柳市三輔黃圖 **馬融笛** 馬融長笛賦序獨卧郡縣平陽郡云長安大俠黃子夏居柳市 中有雜客舍逆旅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踰年覽聞甚悲而樂之殷芸小說馬融性好音樂善鼓琴吹笛笛聲一發感得精裂出吟有如相和出融別傳 **龍驤** 王濬傳葬柏谷山大營瑩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栢茂盛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璉

天寶九載卒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一作寒夜

春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羣

臣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一作退朝後或在風

雪晨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

駢駢詔王來射雁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鞞內上又一作入

回翠麟翻然紫塞翮下拂明月輪因人雖獲多天笑

不為新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

寒夜不寒外佳言九物之外稱波融詩之仁文

臣子不致失歡於君父只是清懷耳即杜老所云謹游移也非平生謹慎則諫獵書不以為愛君而以為好名矣

嚴云言射鴈忽接諫獵句此立言之體也

寒外春稿言冬日之日

秋言馬立言上相旗言之宜化我馬同

外廷是明皇暮年希出
遊獵以為老大氣衰自
厭馳逐不知皆因王諫
加得頭神九重有松
喬之壽耳

此篇以漢中王結鄭
虔篇以鄭審結

李邕以賦負榜為燕
公所摘以此跋詳叙以
白之

久上陳竟無銜。際虞聖聰一作慈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
有在藻鱗。匪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務置醴。門
引申白賓。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好學尚貞烈。義
形必霑巾。揮翰綺繡場。篇什若有神。川廣不可泝。墓
久孤兔鄰。宛彼漢中郡。王弟漢中王瑀文雅見天倫。何以開一作慰
我悲。泛舟俱遠津。溫溫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舊遊易
磨滅。衰謝增一作多酸辛。

虬鬚

南部新書太宗文皇帝虬鬚上可挂一弓西陽雜俎太宗虬鬚常戲張挂弓矢

主恩

南卓羯鼓錄汝陽王璣寧王長子也

姿容妍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鍾愛焉自傳受之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音旨每隨遊幸頃刻不舍上嘗語花奴資質明瑩肌髮光細非人間人必神仙謫墮也寧王謙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在過慮阿瞞自是相師花奴端秀邁人當更得公卿間令譽耳新書璣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帝愛之猛獸張彥遠各畫記高平公鎮太原進玄宗馬射真圖表曰玄宗天縱神武藝冠前王凡所遊畋必有繪事豈止雲夢瑤兕楚人美

旌蓋之雄潯陽射蛟漢史稱舳艫之盛玉海陳閱畫玄宗馬射圖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一作淪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
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
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
際。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
例。蕭蕭白楊路。洞徹晉作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下作浩劫
浮雲一作空衛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眇眇。已皆虛跋
涉。曾不泥向來。映當時。豈獨一作特勸後世。豐屋珊瑚鈎。
騏驎織成罽。紫駟隨劔凡。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驟間。
感激懷未濟。衆歸賜給美。擺落多藏一作賦穢。獨步四十

魚漆或云
此時文物皆
得其所

今人以非
白集作此
符珠未得

六如文非

豈惟不極其穢且群
仰其高如此

病防句收持安半言不
通以得貴文人奉定知
陽病於此

此言張燕公尚以爭名
相扼又於酷吏何惟所
以深哀其窮也

田注杜審言有和孝大夫
嗣生存持以東書言恩

此篇以上公為結曲江
篇以徐孺碑法

年風聽九臯。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

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太常議。面折二三。張勢衰俗凜

生。風排蕩秋旻。霽忠貞負冤。恨宮闕深。旒綬放逐

早。聯翩低垂。困炎厲。日斜鵬鳥入。魂斷蒼梧帝。榮

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廷竹。夙擁文侯篲。終

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敝。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濟。

伊昔臨淄亭。酒酣托未契。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

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其特

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然。鍵

捷。英華作關鍵。注云鍵。欸不閉。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

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鍾律儼高懸。鯤鯨噴

迢遞坡陁青州血。蕪沒汶陽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

揭厲子孫存如綫。舊客舟凝滯。君臣尚論兵。將帥接

燕薊。朗咏六公篇。憂來豁蒙蔽。

碑版。舊書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

時議以為自古鬻文。賜給。陳州之獄。許州人孔璋。上書救邕曰。斯人所

獲財未有如邕者。獨步。唐詩紀事。邕知名長安中。死天寶初。四十年間。可謂獨步矣。累

聽故有九臯鶴唳之句。朝野僉載。李邕文。太常議。太常博士李處直

章書翰。正直辭辨。義烈皆過人。時謂六絕。邕再。張。言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進曰。環言事關社稷

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環所請。孔璋書曰。往者張易之用。權人

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顏魯公宋文貞碑

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膺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天后失色

倉皇欲起。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遂俱攝詣臺庭

此法得書

海齊未詳
易力猶推
拓竹者易
力

延揭屬
未詳

括州徵為陳州立宗東封回邕于汴州謁見累獻詞賦頗自矜銜張說甚惡之發陳州賊事抵死孔璋上書請代邕死貶欽州累轉括淄滑三州刺史天寶初為汲郡北海二太守

洛陽獄 邕與柳勳馬一匹及勳下獄吉溫令勳引邕議御史羅希顛馳往就郡決殺之年七十餘後漢蔡邕傳下

崔蘇 新書李邕質干洛陽獄邕集曰以辛卯詔書收邕送洛陽詔獄

融蘇味道齊名朝野僉載李嶠崔融蘇味道杜審言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崔蘇者融味道也唐詩紀事註云崔信明蘇源明誤矣

是 張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于盧亦不減王耻居非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又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特

關鍵 老子道經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河上公注善以進謂李嶠也

嗣真作 杜審言有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東詩

哀贈 唐詩紀事代宗時國恩例贈秘書監

六公篇 趙誠金石錄唐六公詩李邕撰胡履靈書余初讀八哀詩恨不見其詩晚得石本其文詞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為一章狄丞相為一章董道書跋云李北海六公咏今泰和集中雖有詩而無其姓名又其說一章不盡或遺余荆州六公咏石刻文既不刊故得盡存可以序載下此五王皆狄公所進故邕歎其成大功者六人詩尤奇偉豪氣激發如見斷鰲立極時至今讀之令人想望風采宜老杜有云余見邕他文亦不若是壯厲警拔殆感憤而作故氣激于內而橫放于外者也序言邕為荆州今新舊書皆不書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箋曰論文以下論其文也楊李崔蘇邕同時文筆之士邕之論文也嘆崔蘇之已逝伏盈川而口特進與燕公之論相合燕公首推盈川次及崔李世皆嘆其是非之當何至于邕則相扼不少貸蓋崔李已皆沒而邕獨與說爭名說雖忌刻亦邕之露才揚已有以取之虛藏用所以致戒于于將莫邪也關鍵歎不閉用老子道經之言也例及以下論其時也邕之詩可以接踵我祖六公之篇可以追配嗣真之作所謂鍾律儼高懸鯨噴迢遞也膳部之歿也李嶠以下請加命武平一為表上之邕既子孫如綫而已則舊客凝滯此所以感今追昔而不能自己于哀也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一作寓徐充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饑浮雲嘯負米晚為身每食臉必泫夜字照熱薪垢衣生一作帶碧薜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顯一作願學蔚醇儒姿文包舊史善灑落一作淚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君東堂策魯作射策宗匠集精選制可題一作制未乾乙科一作休聲已大闡文章日自負吏祿晉作亦累

作祿吏為

秘書又昌黎六稱之在考
時古之道孤或反被誘
傷以之所謂乳贊其即
昌黎之所謂蚯蚓乎

贊時奉詔失裁

踐晨趨閭闔內足踏宿昔跡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
卷不暇陪八駿圍庭悲所遣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
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一作不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逆
順辨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秘書茂松意文苑英華云秘書茂
松色屢屨祠壇墀前後百卷文枕藉皆禁鬱篆刻楊雄漠漲本末淺青
熒芙蓉劔犀兕豈獨刺反為後輩襲予實苦懷緬煌
煌齋房芝事絕萬手舉垂之俟來者正始徵一作貞勸
勉不要一作惡懸黃金胡為投乳一作虎贊結交三十載吾與
誰遊衍榮陽復冥冥罪罟已橫豸音法嗚呼子逝日始
泰則晉作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
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永負蒿里錢

新書源明京兆武功人少孤寓居徐究工文詞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
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以
病不受偽署肅宗復西京權考功郎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卒
前殿東西堂亦魏制於周小寢也晉起居注成帝咸康二年依中興故事
朔望聽政中堂按摯虞舉賢良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故
曰射策君東堂也制可蔡邕獨斷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有制乙
唐有尚書省東堂

科唐令諸進士試時務策五條帖所讀一大經十帖得四足跡舊注夙

其由貧賤中也足抵曰范曄文苑辯証八哀詩范雲顧其兒當從集作

齋房芝漢武帝大興祠祀齋房生芝而作歌肅宗時宰相王璵以乳

贊爾雅贊有力注曰出大秦長安米鶴曰舊書廣德二年自秋及冬

言之蘇鄭皆當卒于是年漳水劉楨詩余嬰沈痾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

鷄鵠至魯門不識鐘鼓響孔翠望赤霄愁思一作雕籠

養榮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况乃氣精

爽往者公在疾蘇許公頹位尊望重素未相識早愛才名躬自哀問後結忘年之契遠邇嘉之天然生知姿學立

游夏上神農極闕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極一作名兵

流指諸掌公著蒼最等諸書之外又撰國本草七卷貫穿無遺恨蒼最何技癢

圭臬星經與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太枉

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榜

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一作寡宣一作鶴誤一

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嗜酒益疎放彈琴視天

壤形骸實土木親近唯几杖未曾寄魯作官曹突兀倚

書幌晚就芸香閣國塵昏坱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

滌盪老蒙台州椽英華作退泛退泛湘江漿履穿四明雪飢

後心 親近唯几杖與俗人隔

拾槽溪椽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天長眺東南秋

色餘翹翹別離慘至今斑白徒懷曩春深秦一作秦山秀

葉墜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酣

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疎闊平昔濫吹晉作獎百年見存

沒牢落吾安放一作蕭條阮咸在出處同世網他日訪

江樓含悽述飄蕩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故有阮咸江樓之句

兵流新書度學長于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常為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蒼最封

聞見記天寶中協律郎鄭虔採集異聞著書八十餘卷人有竊規其草藁告虔私修國史虔聞而遠焚之由是貶謫十餘年方從調選授廣文館博士

士虔所著書既無別本後更纂錄率多遺忘猶成四十餘卷書未有名及為廣文博士詢于國子司業蘇源明源明請各會萃取兩雅序會萃舊說也西河太守盧象贈虔詩曰書名會粹才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即此之謂也高元之曰虔自謂著書雖多皆碎小之事也後人傳寫誤為會粹唐

新書曰名其書技癢射雉賦徒心煩而技癢徐爰注曰有技為會粹則誤矣技癢射雉賦徒心煩而技癢徐爰注曰有技圭臬景

福

作記用至 子散移心 但与下句 不費

殿賦制無細而不協于景作無微而或
違于水泉鄭玄曰禁古文臬假借字也
有三體一曰銘石書二曰章程書三曰行押書金壺記錄工三色書草隸

八分最優度善草隸故云兼兩也金壺記又云呂摠曰鄭虔書如風偏雲
收震催
月上
三絕
唐詩紀事虔自寫其詩并畫以
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

四明
天台山賦登陸則
有四明天台謝靈
運山居賦注曰天台四明相接

槽溪
謝靈運山居賦曰凌石橋之莠苔
連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窓
越槽溪之縈紆天台賦濟槽溪

而直進顧愷之啓蒙記注曰之天台山去天不遠路經槽溪水深險清冷
前有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澗唯忘其身然後能濟寔字記
槽溪在臨海縣
阮咸
舊書鄭審絲之子亦善詩翰乾元中任袁州刺史
東三十五里

張公九齡
開元二十八年七月卒

故右僕射相國
英華有典江二字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

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階未遑等

箕頰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地
一作日蛙黽退食吟大庭何心記
一作棗梗骨驚畏曩哲

風夜可想與後朱鳥
對映
曲江詩新福山其事類類
以碣石天地之程點化此處
為一記
碣石指秣山天地日蛙黽

習牛仙客以故典作為書
爭之石乃文而樹宰相
所居祖心天地言

提字重押

向時孔教陽則社
為其宿客矣舊注
浩然恐也

鬢變負人境雖蒙換蟬冠右地恧多幸敢忘
疏歸痛迫蘇耽井紫綬映暮年荆州謝所領庾公
與不淺黃霸鎮每靜賓客引調同諷詠在務屏詩罷
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

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敷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
綺麗立暉擁棧詠任昉騁自我一家則未缺隻
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歸老守故林戀闕情

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烟艇
仙鶴
九齡家傳九齡母夢九鶴自
天而下飛集于庭遂生九齡

白玉堂金華省
翼奉傳文
帝時未央
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西都賦金華玉堂注黃
圖曰未央宮有金華殿大玉堂殿楊雄傳上玉堂晉灼注云黃圖有大玉

再續徐孺碑
再續徐孺碑
再續徐孺碑

再續徐孺碑

再續徐孺碑

再續徐孺碑

再續徐孺碑

再續徐孺碑

再續徐孺碑

堂小玉堂殿今本無漢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

于金華殿中沈約入詠講金華兮議宣室書武帳兮文昌

陽偏禪入奏九齡見之

曰亂幽州者此口難也

以致意日無心與物競

鷹隼莫相猜亦終退斥

地九齡為中書令恐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况帝雖優答

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明皇雜錄九齡泊裴耀卿罷免之日自中書

至月華門將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遜林甫處其中抑揚自得觀者竊謂一

離挾兩免俄而詔張裴為左右僕射罷知政事林甫怒曰猶為左右丞相

耶二人趣就本班林甫目送

之公卿已下視之不覺股栗

蘇耽井水經注桂陽列仙傳云蘇耽柳

性應仙當違供養又曰年將大疫死者畧半穿一井飲水可得無恙九齡

初以母老固請換江南一州數承音耗後丁母喪歸鄉里故云痛追蘇耽

井也今郴州橋

荆州左遷荆州大都督府長史俄請歸拜墓因遇疾卒

賓客孟浩然還襄陽張九齡鎮

詩篇中書舍人姚子顏狀其行曰公

咏莫非興寄

徐穉碑九齡徐徵君碑曰有唐開元十五年予承牧茲邦

時皆諷誦焉

孤此地

寫懷二首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行行見羈束

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

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

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粟編蓬石城東採藥山北

谷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

獨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鈞曲曲直我不知負暄候樵

牧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鄰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

一作日

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為

私實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中人世

引水注

亂如蟣虱。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為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俯仰俱蕭瑟。終契如往還。終然

如得匪合仙術。一作歸匪金仙術

可歎

天上浮雲如一作似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共

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近者抉眼去其夫。陳作河東女

兒身姓柳。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羣書

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賣屐。一作履

好事就之為携酒。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為賓客敬頗

久。一作問道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

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醜。明月無瑕豈容易。紫氣鬱

鬱猶衝斗。時危可仗真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太守

頃者領山南。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拜顏色。高

山之外皆培塿。用為羲和天為成。用平水土地為厚

王也。論道阻江湖。李也丞疑曠前後。死為星辰終不

滅。致君堯舜焉。肯朽吾輩碌碌飽飯行。風后力牧長

迴首。

王季友

困學記聞季友肅代間詩人也殷璠謂其詩放蕩愛奇務險然

征所從誰諸侯重才畧見子如瓊枝即豫章賓客之事也潘淳詩話元結

篋中集載季友數詩殊高古唐江西新幢子記題名云使兼御史中丞李

勉兼監察御史王季友蓋勉罷京兆尹以御史中丞歸兩臺出為江西觀

察使故結銜如此于邵送王司議季友赴洪州序云洪州之為連率舊矣

初為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後由京兆尹徙江西觀察使大曆二年
來朝拜京兆尹故云頃者領山南潘淳曰高帝孫者李勉也鄭惠王元懿
生安德郡公琳琳生擇言擇言生勉鶴云勉為京兆尹故曰領南山誤也
鶴曰隆興有石幢載勉在張鎰之後魏少遊之前鎰以廣德二年九月卒
勉即以是月繼之則聖賢羣輔錄風后受金法力墨受準風后力牧斥宋均曰力墨或作力牧右黃帝七
詩當作于二年也輔見論語摘輔象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并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別駕元持一作宅見臨

頰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一本此下有答字曰

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五載一作五載時公年六歲公

無不可詩云五十年間似反掌自開元五年至余尚童穉記於

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灑頓挫獨出冠時

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一作坊內人泊外供奉曉是

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一作

衣况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知

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為劍器行往者吳人張旭

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鄴一作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

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

喪天地為之久低昂音燿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

駿龍翔來一作未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唇

珠袖兩寂寞一作陳作脫有弟子傳芬芳臨頰美人在白

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

惋傷先帝一作皇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

坊為李十二弟
孫以茲念
陶考二也

詩李氏思及以
公孫念及
集疏下若就
音

方草書或於
數字後句

感時持事。六平。教。却就自己。一時。野。出。推。末。四。字。作。新。基。王。室。傾。覆。民。皆。無。家。未。二。句。之。怪。自。己。一。身。上。指。陳。再。世。之。亂。行。未。預。以。春。秋。微。而。致。一。注。也。

常。上。謂。此。及。使。但。不。成。注。

露。一。作。雷。于。謂。似。之。路。字。

間似反掌風塵傾動一作昏王室梨園子弟散如烟女
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一作蕭
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
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一作

明皇雜錄天寶中上命宮女數百人為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苑上素曉
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曉音度安祿山從范陽入觀亦獻
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于梨園自是音響遂不類人間諸公主洎虢國以
下競為貴妃弟子每授曲之終皆廣有進奉時有公孫大娘者善舞劍能
為鄰里曲及裴將軍滿堂勢西河劍器渾脫遺妍妙皆冠絕于時也又曰
開元中有公孫大娘善舞劍器僧懷素見之草書遂長蓋壯其頓挫勢也
歷代名畫記開元中裴旻善舞劍器吳道玄觀旻舞畢揮毫益進時又有公
孫大娘亦善舞西河劍器渾脫張旭見之因為之草書杜甫歌行述其事
是知書畫之藝皆須意氣
而成亦非懦夫所能作也

往在

往在西京日一作國來滿彤宮中宵焚九廟雲漢為

之紅解瓦飛十里總帷紛一作曾空疚心惜木主一一

灰悲風合昏排鐵騎清旭散錦蒙一作賊臣表逆節曹作

相賀以成功是時妃嬪戮連為糞土叢當宁陷玉座

白間剝盡蟲不知二聖處私泣百歲翁車駕既云還

楹桷歛穹崇故老復涕泗祠官樹椅桐宏壯不如初

已見帝力雄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微軀忝近臣

景從陪羣公登階捧玉冊一作我冕耿一作金鍾侍祠慙先

露一作掖垣邇濯龍天子惟孝孫五雲起九重鏡奩換

粉黛翠羽猶葱朧前者厭羯國後來遭因國俎豆腐

一作臙肉果息行角弓安得自西極申命空山東盡驅

詣闕下士庶塞關中主將曉逆順元元歸始終一朝

新廟之或在乾元二年四月
月加收京訪云陽州及唐
樓地也結尾時化其時以
為陸戒所預焉其年忘
在言其末都再天以
幸不可以為也

合此篇之後出塞第四
篇微之可信唐之常用
海運夫亦草多引之

自罪已一云罪已萬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犁征戍聽所從

冗官各復業土著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一作娛

同中興似一作比國初繼體如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

冲融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千春薦陵寢永永垂

無窮京都不再火涇渭開愁容歸號故松栢老去苦

飄蓬一云曰國休戚履履亦多則先臣之墓本可憐守矣

木主

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物建主作廟于上都其東都神主大曆中始于人間得之會昌五年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祿山取太廟為軍營神主

棄于街巷所司潛聚見在太微宮新造小屋之內錦蒙廣韻驢子曰京以橐駝運御府珍寶千范陽故

曰散錦驪舊注改作錦幪非是白間景福殿賦皎皎白間離離列錢善注白間青瑣之間以白塗之

今猶謂濯龍後漢后紀帝幸濯龍中後漢馬皇后紀置織室蠶于濯龍之白間

鏡奩陰后紀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西極西極指口口山東指史朝義諸降將也

昔遊

昔者與高李白通一作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

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藿去一作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

有餘哀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一作開猛士思滅國將

帥望三台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

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肉食三一作十萬

獵射起黃埃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摧頽不及少年日

無復故人盃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一作能市駿

骨莫恨少龍媒商山議得失蜀主脫嫌疑呂尚封國

邑一云傳說已鹽梅景晏楚山深水鶴去低回龐公任

本性携子卧蒼苔錢以呂為房雅譽是商山曰白者商山

單父臺

元和郡國志單父縣古魯邑貞觀十七年 碣石 水經碣石山

隸宋州寰宇記琴臺在縣北一里高三丈 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山海經注或曰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山

台 夢淵曰時寵任蕃將僉倖邊功 商山 謂李泌為肅宗彌縫匡救上皇

明皇者李賀過華清宮云蜀 呂尚 似指房公罷相後冊封清河郡公也

王無近信泉上有芹芽是也 下自傷其不遇也其文意似斷續不可了所謂定哀多微詞耳

壯遊

往昔一作者十四五出遊一作翰墨場斯文崔魏徒

以我似一作北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

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畧一作小

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東下姑

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

流遠闔廬丘墓荒劔池石壁仄長洲荷芰香嗟我聞

門北清廟映迴塘一作池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枕戈

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蒸魚聞七首除道晒要章越女

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

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劇屈賈壘目一作日短曹劉牆忤

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

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呼鷹阜一作紫櫪一作標林逐獸雲雪

岡射飛曾縱鞚引一作跋臂落鵝鷓蘇侯據鞍喜監門曹忽

如携葛强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賞

一作貴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

羣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一作受痛飲信行藏黑貂不一作寧

翻疑於樞底晚飯越中
行謂斯時也
欲罷二字便已帶起情
帆收拾闕括宜啟

又臨跌宕丹一將不終
不遇時求合蓋生平所以
志誠不在紫華也

明皇好湖難又有奔馬

一不中謂九節度之債也
非謂相州也初度之債蓋
指清河以敗於陳陶斜

以此言必不証其慷慨廷
淨此獨收房相一事史失
其傳耳
國家惟有報功之典然皆
人臣之所為若若以必計
業華之與初業相為匹

手是犯天運之忌之為賜
身既矣矣
回不用而後者惟是表遊思
尋范范五湖之舟然范以切
成身至全出遊未定之以此
相廷之英侯矣之阿使順
首之知業之而范華下自
附靈武之元切臣舍天功也
必有天殊之身先門傾奪
不教而後刑戮者多矣字
病屏遠方不忍為此也

免弊斑鬢兀稱觴杜曲晚一作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
鄉黨敬日一作覺死生忙朱門任一作傾奪赤族迭摧殃
國馬竭粟豆官鷄輸稻梁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
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
崆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
翠華擁英一作岳螭虎噉豺狼爪牙一不中國兵更陸
梁大一作軍載草草周瘵滿膏盲備員竊補袞憂憤心
飛揚上感九廟焚一作下憫萬民一作瘡斯時伏青蒲廷
爭守御床君辱敢愛死赫赫幸無傷聖哲體仁恕宇
縣復小康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小臣議論絕老
病客殊方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

蕙捐一作微芳之推避賞從漁父濯滄浪榮華敵勳業

歲暮有嚴霜吾觀鴟夷子才格出尋常羣凶逆未定

側佇英俊翔安侯之人考薄在務言之知業方仍非不感滿教答若業華之

崔魏唐科名謂崔尚權久視二年進士唐會清廟吳郡志太伯廟東

康豹建于閭門外修可注指為孫皓父和之廟按和傳明載有司言宜廟

京邑營立寢堂號曰清廟矣夢弼徒據清廟為証而黃鶴又辨之曰孫和

明陵在烏程縣此乃指和除道朱買臣傳會稽聞太守至發民除道入

故宅之廟注家之愚如此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要章會稽太

守章也吳郡圖經續記死亭灣在閭門外七里故傳剡溪沃州禪院記

朱太守妻慚自經于此蒸魚除道皆詠吳郡故事也剡溪東南山水越

為首刻為面沃下第選舉志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

州天姥為眉目下第省而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于

州縣既至省由戶部集閱而關于考功員外郎試之唐摭言俊秀等科比

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廷議以省郎位不足以臨多士乃詔禮部侍

郎專之公以鄉貢下考功第當在二十四年叢臺高后傳趙王宮叢臺

以前本傳云天寶初舉進士不第恐非也叢臺災師古曰連聚非一

故各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元和郡國志在磁州邯

鄲縣城內東北隅郡國志曰邯鄲有叢臺故劉劭趙都賦曰結雲閣于南

土集卷七

宇立叢臺于青丘子虛賦秋田于青丘傍復乎海外服虔曰青丘國在少陽者也

鬢秋興賦斑鬢粟豆吳若本注漢有太常三輔粟豆官雞東城父老傳玄宗即位治雞坊于兩室間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

兩宮兩宮各警蹕刺靈武之事也禹功亦命子謂肅宗自立而後玄宗始加冊命不得比于禹之命子也之推避賞從喻已之賞薄而不自言耻與靈武諸臣爭功也

遣懷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讐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憶與高李輩。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雁鶩空相呼。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

史言高適五十稱詩以此觀之未必果然也

自此調枯用一未字物

詩史

林園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

勝一作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爐亂離朋友盡。合沓

歲月徂。吾衰將焉託。存沒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

天一隅。一云蕭條病益甚塊獨天一隅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見

顏鮑繫舟卧荆巫。臨殮吐更食。常恐違撫孤。

宋中

元和郡國志漢文帝以皇子武為梁王都大梁以其地卑濕東徙睢陽今宋州也吹臺元和郡國志吹臺在開封縣南

東六里水經注陳留風俗傳縣有蒼頡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臺梁王層築以為吹臺城隍口滅畧存故址其臺方一百許步即阮嗣宗咏懷詩所謂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蕭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晉世喪亂乞活憑居削壤故臺遂成二層上基猶方四五十步高一丈餘世謂之乞活臺又謂之娑臺城九域志後有繁姓居側亦名繁臺唐子西云世以謝希逸常為雪賦又謂之雪臺新書甫從高適李白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

測也芒碭碭山縣漢碭縣隋屬宋州西域開元末高仙芝討小勃律下坦駒嶺所

路班林高適信安王幕府詩序開元二十年國家有事林口詔信安王總戎大舉舊書開元十九年信安王瑋出范陽之北大破

師

奚契丹兩蕃之衆唐會要開元二十六年張守珪大破契丹存沒鶴曰
林口遣使獻捷胡三省曰契丹即戰國時林口地故云然
寶應元年卒高以永泰元年卒故曰存歿再嗚呼

同元使君春陵行 并序

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
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舊良吏之目
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叅
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晉作氣天下少一作安可得矣
一作不意復見比與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
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晉作
遭亂髮盡一作白轉衰病相嬰一作沉綿盜賊際狼狽江
漢行歎時藥力薄為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一作博采

此篇蓋詳惜其去而
廟堂有而之者此秦
大夫所信知我者非
之志也

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春陵作歛見
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勳匡衡
常引經道州憂一作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作
一字借一作華星矻君唐虞際純樸憶一作大庭何時降
璽書用爾為丹青獄訟永衰息豈唯偃甲兵悽惻念
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飈振
南岳之子寵若驚色阻晉作金印大興含滄浪一作清我
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呼
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欹傾感
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春陵行 有序

元結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卽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竟一作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遣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殮是草根暮食乃樹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朴

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迹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悲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安人天子命符節吾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通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一作移亦云貴守官不愛一作能適時顧唯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採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有序

元結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殺掠一云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

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
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
今來典斯郡山口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
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
今彼徵斂者追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
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菱一作窮老江湖邊

顏魯公表墓碑家于武昌之樊口歲餘上以君居貧起家為道州刺史州為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戶纔滿千君下車行古人之政二年間歸者萬餘家賊亦懷畏不敢來犯既受代百姓詣闕請立生祠容齋隨筆次山集中載其為道州刺史上謝表兩通其一云今日刺史若無武畧以制暴亂

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則亂將作矣臣料今日州縣堪徵稅者無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坟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眾則刺史宜精選謹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其二云今四方兵革未寧賦斂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刻日多實不合使凶庸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賄權勢而為州縣長官觀次山表語但因謝上而能極論民窮吏惡勸天子以精擇長吏白謝表以才未之見也余是以備錄之以風後之君子

李潮八分小篆歌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一作文
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
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
和尚骨立書一作畫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一作得
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已
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

元正師所學古編曰陽水名關杜甫物也後以字行而別字又溫本主產區賦云其下陽冰不陷陽火潛望則知與潮相切人多不知去聲高林金石文字記此

丞相中郎以詩文世結
向美謝愈後愈至志復
化越既
方以此言作才力不
足以放開作書之才力
湖以八分信以詩傳能
自致矣自負心

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一作千金蛟龍盤拏肉

屈強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

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一作江逢李潮逾月求我

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李為將李石校何

李潮

金石錄唐惠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于當時
獨杜詩盛稱之今石刻在者唯此碑與彭元曜墓誌其筆法亦不

絕工非韓蔡比也吾衍學古篇云陽冰名潮杜甫之甥後以字行遂別字
少溫海賦云陽冰不治陰火潛然則知名潮有理按陽冰趙郡人太白之

從叔寶應元年已為當塗宰吾子行以海賦二語想像
其名字宜爾初無引據矯亂後學斯亦妄人也已矣

石鼓文周王之獵碣也其鼓有十因其石之自然麓有鼓形字刻于其旁
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碓磑者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為博士時請于

祭酒欲以數棗馳輿致大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又曰韓愈
以為宣王鼓章應物以為文王鼓宣王刻自歐陽集古錄始設三疑鄭樵

摘悉毀二字見于秦斤秦權而指以為秦鼓偽劉詞臣馬定國以宇文泰
常蒐岐陽而指以為後周物予不得不辯董道曰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

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于岐陽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
置茅蒐宣王蒐岐陽世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賦頌鍾鼎之銘皆番吾之

跡則此為番吾可知呂氏記曰蒼頡造大篆後世有科斗書則謂篆為籀

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籀書張懷瓘以柱下史始變古文或異謂之為篆

而籀文蓋以其名自著宣王世史所作也是大篆又與籀二篆八分

異不得定為史籀所書程大昌雍錄亦云是成王鼓也

許氏說文解字序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秦兼天下李

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

所謂小篆者也是時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師古曰篆書謂小篆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于徒隸從

簡易也水經注古文出于黃帝之世蒼頡本鳥跡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

文字有六義焉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

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于周宣之

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又改籀書謂之小

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許氏字說專釋于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隸之書起

于秦代而篆字文繁蕪會劇務故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即程邈於

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張懷瓘書斷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

亦八分之捷本謂之楷書楷隸初制大範幾同故後人惑之學者務之蓋

其歲深漸若八字分散故又名之曰八分唯蔡伯喈乃造其極焉按郭氏

佩騰言蔡邕以隸作八分體又曰小篆散而八分嶧山封演聞見記嶧山始皇刻石其

生八分破而隸書出則其言自相矛盾不足據也

文李斯小篆後魏太武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摹拓以為楷則邑人

疲于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尤上官求請行

李登涉人吏轉益勞弊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數片置之縣

解須則拓取今間有嶧山碑皆新刻之碑也集古錄嶧山碑秦二世詔李

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于徐

鉉又有別本出于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

傳刻耳金石錄秦嶧山刻石鄭文寶得其摹本于徐鉉刻石置之長安據

唐封演所云則人間所有皆新刻之本而杜以為棗木傳刻豈又有別本

歟

苦縣光和 洪适隸釋老子銘在亳州苦縣苦屬陳國故其文陳相

紀此年春冬兩遣中常侍至苦祀老子水經注載蒙城王子喬碑亦云延

熹八年八月帝遣使致祀蓋感帝方修神仙之事故一時郡國競作碑表

此石立于延熹無疑杜云苦縣光和誤也金石錄老子銘舊傳蔡邕文并

書杜詩云云世云此碑是也然而邊韶延熹八年作非光和中未知甫所

云是此碑否近時周越書苑遂以為韶文而置書初無所據潘淳曰此岳

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廟亦漢碑字刻極勁杜詩謂二碑也洪适

云今之言漢字者則謂之隸言唐字者則謂之分不知在秦漢時分隸已

兼有之孫根及華山亭碑為漢人八分無疑也按二碑皆立于光知安知

杜所謂光和 **韓擇木** 韓愈科斗書後記愈叔父雲卿當大曆世文辭

者非指此耶

獨行中朝于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配叔父

擇木善八分寶泉述書賦韓常侍則八分中興伯喈如在光知之美古今

遠代昭刻石而成各類神都之冠蓋宜和書譜韓擇木昌黎人官至工部

尚書散騎常侍工隸兼作八分字隸學之妙唯蔡邕一人而已擇木能追其遺法風流開媚世謂邕中興焉

蔡有鄰 述書

包蔡鄰功夫亦到出于人意乃近天造注有鄰濟陽人善八分本拙弱至

天寶之間遂至精妙相衛中多其跡書史會要邕十八代孫官至右衛率

府兵曹參軍工八分書書法

瘦勁驅使筆墨盡得如意 **丞相中郎** 國史補李陽冰善小篆自言

不足言書斷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伯

喈八分飛白入神大篆小篆隸書入妙

覽柏中允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

弟四美載歌絲綸

士集卷一

三五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彌存

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

高名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豐瓊璠

同心注師律洒血在戎軒絲綸實具載絳冕已殊恩

奉公舉骨肉誅叛經寒溫一作暗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
翻每聞戰場說歎激懦氣奔聖主國多盜賢臣官則
尊方當節鉞用必絕履診根吾病日迴首雲臺誰再
論作歌挹盛事推轂期孤騫

柏中允蔡興宗正異云當作中丞注家云卽柏茂琳貞節起兵討崔旰者
集所謂夔府柏都督也按新舊書帝紀及杜鴻漸崔寧傳載茂琳貞節事
彼此互異今合而考之爲郭英乂之前軍與崔旰戰敗于成都西門者柏
茂琳也以邛州牙將起兵討崔旰者柏貞節也英乂之敗郭英幹以都知
兵馬使爲左軍郭嘉琳以都虞侯爲後軍而茂琳爲前軍是時旰亦西山
都知兵馬使耳茂琳之官與三人相類可知茂琳敗英乂死而貞節復
自邛劔起兵與旰爲難柏氏實爲職志是故鴻漸至駱谷卽請授茂琳爲
邛南防禦使旰爲西山防禦使以兩解之旰入成都又請授旰爲西川節
度行軍司馬茂琳爲邛南節度使而貞節等爲本州刺史各令解兵方鎮
表云大曆元年置邛南防禦使治邛州尋升爲節度使未幾廢置劔南西
山防禦使治茂州未幾廢二使之置廢專爲旰與茂琳也舊書帝紀邛州
牙將誤書茂琳又帝紀不書授貞節刺史而鴻漸傳不書授茂琳節度故
先後踳駁也邛南節度旋廢史至書茂琳他除豈卽拜夔州都督乎謝上
表云就其小效復分深憂察臣劔南區區恐失臣節如彼失臣節者旰也

曰劔南區區則絲劔南而荆南可知也絲綸詩曰紛紛喪亂際見此忠孝
門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同心注師律洒血在戎軒奉公舉骨肉誅叛
經寒溫則豈非茂琳貞節出于一門同心討旰之証乎杜又有柏二別駕
將中丞命詩云遷轉五州防禦使廣德二年置夔涪忠都防禦使治夔州
夔州都督當兼領防禦使中丞蓋其兼官也茂琳以節度使遷夔州而貞
節自牙將起兵遂授刺史此詩云方當節鉞用必茂琳非貞節也史旣不
詳而通鑑尤爲闕
誤故詳辨之于此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慄不樂響下清虛裏
一作浮江城帶素月况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士淚
如水玉盃久寂寞金管迷宮徵勿云聽者疲愚智心
盡死古來傑出土一作事豈待一知己吾聞昔秦青傾側

天下耳

秦青

列子薛譚學謳于秦青張湛注二人並秦國之善歌者

天為高之者投之氣出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太常樓船聲噉嘈問兵刮寇趨陳作下牢楚地牧出令奔

飛百艘猛蛟突獸紛騰逃白帝寒城駐錦袍玄冬示

我因國刀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為高翻風

轉日木一作水怒號冰翼雪淡傷哀猿鑄錯碧巒鵝鵝膏

銛鏐一作鑿已瑩虛一作靈秋濤鬼物撇振辭陳作坑壕蒼水使

者捫赤條龍伯國人罷釣鼇芮公迴首顏色勞分閭

救世用賢豪趙公玉立高歌起攬環結佩相終始萬

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理蜀江如線如針水

一作針荆岑彈丸心未已賊臣惡子休干紀魑魅魍魎

徒為耳妖腰亂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痺不似長

劍須天倚吁嗟光祿英雄弭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
宛轉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滓

下牢十道志三峽口地曰峽州上牢下牢楚蜀鷓鴣爾雅註鷓鴣似

刀蒼水搜神記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一人丈餘龍伯列子龍伯之國

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芮公吳若本注以唐書荆岑登樓賦蔽荆

庫射雉賦如輶如軒不高不庫注長劍宋玉大言賦方地為輿圓大

食舊書大食本在波斯之西王兵馬使二角鷹

悲臺蕭颯一作石龍嵒哀壑杈枒浩呼刊作海中有萬里

之長江迴風滔陳作日孤光動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

玉帳軒翠一云昂氣二鷹猛腦徐侯穉荆作條徐墜趙云徐侯

穉殊無理義介甫善本

荆南兵馬使

荆南兵馬使

作條徐墜目如愁囷視天地杉雞竹兔不自惜溪一作虎

野羊俱碎易鞴上鋒稜十二翻將軍勇銳與之敵將

軍樹勳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白羽曾肉三狡狴

敢決豈不與之齊荆南芮公得將軍亦如角鷹下翔

一作雲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

梟鸞分

角鷹西陽雜俎雕角鷹等四月一日停放五月上旬置籠埋翠氣其

賦鷹翠氣之宛延善曰言宮觀之愁孫楚鷹賦深目蛾眉狀似愁口

高故翠氣宛延在其側而颺之魏彥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

十一一翻傅玄鷹賦左看若側右視狡狴爾雅狡鷹如號貓

狄明府博濟一作日計字偶誤或疑是去通叶至家止用十一

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陵

遲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叔伯四十人有才無命百

寮底今者兄弟一百人幾人卓絕秉周禮在汝更用

文章為長兄白眉復天啓汝門請從曾翁一云公說太后

當朝多巧詆一作計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終陳浩然不污本作中

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中決册

冊決請一作詔房陵前一作滿朝長老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

漢官威儀重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其如

薺汝曹又宜列土一作鼎食身使門戶多旌祭胡為漂泊

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抵一作詆况乃山高水有波秋風

蕭蕭露泥泥虎之飢下巉崑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

黃土泥衣浩然本作黃汚人衣眼易眯

多巧詆謂如儀論者誤其李女至心宜知果以手年執政為法法策迎還房陵若其早也延後不待不說矣約法茹苦惟不世才修之奈何要疑大賢身

曾翁

決册舊書中宗自房陵還宮則天匿之帳中召仁傑以廬陵為言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遽出中宗謂仁傑曰還卿諸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曰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則天以為然乃復置中宗于龍門具禮迎歸人情感悅仁傑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北海太守李邕撰為梁公別傳備載其辭

秋風二首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關吳檣楚柁牽百丈暖向神一作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羗連百一作白蠻中巴不會消息好暝傳戍鼓長雲間

上牢下牢

唐志峽州西北二十八里有下牢鎮有黃牛山元和郡縣志下牢鎮在夔陵縣二十八里隋于此置峽州貞觀九年移于步聞壘其舊城因置鎮方輿勝覽下牢溪在秭歸縣西六十里舊注上牢巫峽下牢夔陵百丈百丈問之蜀人云水峻岸石又多廉稜若用索牽遇石輒斷故劈竹為大瓣以麻索連貫以為牽其是各百丈南史朱超石傳宋武北代超石董舟師入河陽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陸游入蜀記上峽惟用艫及百丈不復張帆百丈以巨竹四破為之大如人臂予所乘千六百斛舟凡用艫六枝百

文兩

神都

唐志光宅元年號東都曰神都

青羗

水經注青衣縣故有青衣羗國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九年瑕陽人自秦

導岷山青衣水來歸華陽國志天漢四年罷沈黎置兩部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羗一治青衣主漢民郡國志漢嘉故青衣陽嘉二年改

唐會要東謝蠻在黔州之西數百里北至白蠻通鑑武德七年以白狗羗等地置維恭二州

中巴

方輿紀勝華陽國志云劉璋為益州

牧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江州至臨江為永寧郡胸至魚復為固陵巴遂分矣巴州居其中為中巴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擣練

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為誰好早晚孤帆他

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高辛詩云以誠敬入屋沃中

天三云雨蕭蕭帶一云茅屋空山無以慰幽獨銳頭將軍

來何遲令我心中苦不足數看黃霧亂玄雲時聽嚴

風折喬木泉源泠泠雜猿狖泥潭二云漠漠飢鴻鵠歲

茅上急雨歸茅八仍
不の帰七

凡傳

暮窮陰耿未已。人生會面難再得。憶爾腰下鐵絲箭。射殺林中雪色鹿。前者坐皮因問毛。知子歷險人馬勞。異獸如飛星宿落。應弦不礙蒼山高。安得突騎只五千。翠然眉骨皆爾曹。走平亂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鬱陶。憶昔范增碎玉斗。未使吳兵着白袍。昏昏閭闔閉氛祲。十月荆南雷怒號。

吳兵

呂蒙傳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艣艣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此所謂吳兵着白袍也舊注引夫差侯景事俱謬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第七之似茅上晴帶冥夜

不見秘書心若失。及見秘書失心疾。安為動主理信然。我獨覺子神充實。一作精神實重聞西方止觀經。老身古寺風泠泠。妻兒待我一作來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

初字藏自己精神一妻兒待來所欲安而行可也

虎牙是山名在峽口其荆門相對

虎牙行

秋風歙吸一作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迴。虎牙銅柱皆傾側。巫峽陰岑朔漠氣。峰巒窈窕谿谿谷。黑杜鵑不來猿狖寒。一作啼山鬼幽憂雪霜逼。楚老長嗟憶炎瘴。三尺角弓兩斛力。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滿雲直。漁陽突騎獵青丘。因國鑱甲聞丹極。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誅求寡妻哭。遠客中宵淚霑臆。

虎牙

水經江水又東歷荆門虎牙之間注荆門山在南上合下開其狀似門虎牙山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此二山楚之西塞也漢書注在今峽州夔陵縣東南江賦

銅柱

水經注江水又東逕漢平虎牙嶽巖以屹峯荆門關竦而盤礴

百餘里而屈千積石東為銅柱巖

後者二句未詳

錦樹行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霜凋碧樹。待荆

行一作錦樹。萬壑東逝。無停留。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

人住青丘。飛書白帝營。斗粟琴瑟几。杖柴門幽。青荆作

草萋萋。盡枯死。天馬跛陳作與驥足隨羗牛。自古聖賢

多薄命。姦雄惡少。皆封侯一作封公侯。故國三年一消息。終

南渭水寒悠悠。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

生男墮地要膂力。生一作生女富貴傾邦國。莫愁父母少

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羴牛山海經荆山其中多羴牛注旄牛屬也黑色出西南徼外也音狸

生男傳玄豫章行云苦相身為女甲陋難具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

垂白之年思見太平
而此猶未可知也此可
以者急意而增憂也

赤霄行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觝觸。赤霄玄圃須往

來。翠尾金花不辭辱。江中淘河嚇飛鷲。銜泥却落羞

華屋。皇孫猶曾蓮勺困。衛一作鮑莊見貶傷其足。老翁慎

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

細故非高賢。陳壽定諸葛氏集目錄凡二十四篇貴和第十一

孔雀嶺南異物志交趾郡人網捕孔雀採其金翠毛裝為扇拂淘河

蓮勺宣帝紀常困衛莊見左傳

貴和陳壽定諸葛氏集目錄凡二十四篇貴和第十一

前苦寒行二首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楚江巫峽冰入

衛莊傷足事則哀十
十六年傳所謂踏於北
方而陽折足是也成十
七年則說莊子事詩云
見貶則作鮑者曰之

雪在山以云有雪不到地

懷虎豹哀號又堪記。秦城老翁荆揚客。慣習炎蒸歲
締絡。玄冥祝融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釋。

長安雪

西京雜記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一丈野中鳥獸皆死牛馬踣蹄如蝟三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三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南浦

縮寒。刮陳作肌膚。北風利。楚人四時皆麻衣。楚天萬里

無晶輝。三足之鳥足英華恐斷。羲和送將何所歸。一作

英華送將安歸。送送之將安歸。

後苦寒行二首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蠻國長老怨苦

寒。崑崙天關凍應折。玄猿口噤不能嚙。白鵠翅垂

眼流一作血。安得春泥補地裂。

南紀

舊注巫廬二山南國之綱紀也唐天文志李淳風撰法象志以天下山河分為兩戒北戒自積石終南負地絡之陰東及太華踰河

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瀝貊朝鮮是為北紀所以限口口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極太華連商山熊耳

外方桐栢自上洛南踰江漢携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至關中是為南紀所以限蠻口也故星傳謂北戒為口門南戒為越門

晚一作曉來江門一作邊失大木。猛風中夜吹。英華白屋天兵斬

斷英華作新斬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地軸不爾苦。寒何太一作其

酷。巴東之峽生。凌澌彼蒼回。軒舊作軒刊作幹人得知。

晚晴

高唐暮冬雪壯哉。舊瘴無復似塵埃。崖沈沈谷沒白皚

皚。江石缺裂青楓摧。南天三旬苦霧開。赤日照耀從

西來。六龍寒急光徘徊。照我衰顏忽落地。口雖吟咏

心中哀。未怪及時少年子。揚眉結義黃金臺。泊陳作泊平

吾生何飄零。支離委絕同死灰。

復陰

方冬合沓玄陰寒。昨日晚晴今日黑。萬里飛蓬映天
過。孤城樹羽揚風直。江濤簸一作岸黃沙走雲雪。埋山
蒼兕吼。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

夜歸

夜來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臥。傍見北斗向江
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嗔一作兩炬。峽口驚猿
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睡誰能那。

老罷

顧况集閑俗呼子為困父為郎罷此云老罷亦戲用閑俗語也

寄栢學士林居

自。因。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歎。彼。幽。棲。載。典

籍。蕭。然。暴。露。依。一作山。阿。青。山。萬。里。一作靜。散。地。白。雨。一

洗。空。垂。蘿。亂。代。飄。零。余。一作到。此。古。人。成。敗。子。如。何。荆

揚。春。冬。異。風。土。巫。峽。日。夜。多。雲。一作雨。赤。葉。楓。林。百。舌

鳴。黃。泥。一作野。岸。天。雞。舞。盜。賊。縱。橫。甚。密。邇。形。神。寂。寞

其。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

天雞

爾雅翰天雞謝靈運詩天雞弄和風爾雅釋鷓亦有翰天雞楊文公談苑杜詩兩用天雞皆指鳥也

寄從孫崇簡

嗟。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吾。孫。騎。曹。不。騎

馬。業。學。尸。鄉。多。養。雞。龐。公。隱。時。盡。室。去。武。陵。春。樹

他。人。迷。與。汝。林。居。未。相。失。近。身。藥。裏。酒。長。携。牧。豎。樵

白者罷湖江清黃者
疑搗冰以豈知陰晦
中雪雪隨風大作已
埋山心江清白字竟
半家惟此字

公叔依崇簡以居而悲其
不倘如君由沈推收以觀
之三

童亦無賴莫令斬斷青雲梯

青雲梯謝靈運詩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陵虛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忽忽峽中睡悲風一作秋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為我下青
冥羽毛淨一作盡白雪慘澹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嘆
孤亭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舲清文動哀玉見道發
新酬欲學鴟夷子待勒燕山銘誰重斷虵劍一云國重斬邪劍
致君君未聽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卓氏近新寡
豪家朱門一作戶扁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客來洗粉
黛日暮拾流螢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汲
澗野水日泠泠我歎黑頭白君看銀印青卧病識山

世母屏亦用後漢書
印捕下年氏心

此詩言已看身房唯并
二詩天未註之人生相
感動以下則又言如薛者
未必果不相遇君例年人
宜急其大者勿因論一和
不能去而遂出故云休辨
謂此注也

鬼為農知地形誰矜坐錦帳苦厭食魚腥東西兩岸

坼晉作岸橫一作積水注滄溟碧色忽一作苦惆悵風雷搜白靈

空中右一作有白虎赤節引娉婷自云帝里一作季女嚶雨鳳

風翎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一作冰千秋一拭淚夢覺

有微馨入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熒丈人但安坐休辨

渭與涇龍蛇尚格鬪酒血暗郊坰吾聞聰明主治一作活

國用輕刑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寧文一作天王日儉德

俊又始盈庭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此詩多不詳以酒

斷虵吳若本注云斬邪用朱雲斬斷虵恐非人臣所用按李賀寄權
璩楊敬之詩云自言漢劍當飛去唐人使事無容拘泥若此

醉為馬墜諸公携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招金戟騎馬忽憶少年

類本云上霄一老字因言
少年

時散蹄迸落瞿塘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
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韉。東得平岡出天壁。江村野堂
爭入眼。垂鞭一作鞞鞞。凌紫陌。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
紅顏能騎射。安知決臆追風足。朱汗驟驪猶噴玉。不
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衾枕。
况乃遲暮加煩促。明一作册知來問腆我顏。杖藜強起依
僮僕。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携別掃清谿曲。酒肉如山
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
覆盃中淥。何必走馬來為問。一作不為身君不見嵇康養生
遭一作被殺戮。

別李義

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洎一作及舒國。督一作實唯親
弟。昆一作神中外。貴賤殊。余亦忝諸孫。丈人嗣三葉。一作王業之子
白玉溫。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論。丈人領宗卿。肅穆
古制敦。先朝納諫諍。直氣橫乾坤。子建文筆壯。河間
經術存。爾克富詩禮。骨清慮不喧。洗然遇知己。談論
淮湖奔。憶昔初見時。小孺一作孺繡芳蓀。長成忽會面。慰
我久疾魂。三峽春冬交。江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恨
此當離樽。莫怪執盃遲。我衰涕唾煩。重問子何之。西
上岷江源。願子少干謁。蜀都足戎軒。誤失將帥意。不
如親故恩。少年早歸來。梅花已飛翻。努力慎風水。豈
惟數盤飧。猛虎卧在岸。蛟螭出無痕。王子自愛惜。老

夫困石根生別古所嗟發聲為爾吞

十八子鮑曰高祖二十二子衛懷王玄霸楚哀王智雲皆先薨太子建

也道王元慶高祖第十六子舒王元明第十八子趙云

外孫也舊注云公自言杜李同山陶唐氏是何夢語祭外祖祖毋文曰紀

孫之外孫故云余亦宗卿道王元慶麟德元年薨謚曰孝子臨淮王誘

宗諸孫趙注未詳嗣次子詢詢子微神龍初封為嗣道王景雲

元年宗正卿卒子鍊開元二十五年襲封嗣道王廣德中官至宗正卿公

詩所謂丈人嗣三葉者微也困學紀聞云義蓋微之子是也宗室世系表

微下不載義爾克諸宋刻皆

偶失之耳作温克

送高司直尋封蘭州

丹雀銜書來暮棲何鄉樹驂駟事天子辛苦在道路
司直非冗官荒山甚無趣借問泛舟人胡為入雲霧
與子姻婭間既親亦有故萬里長江邊邂逅一相遇

長卿消渴再公幹沈綿屢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

時見文章士欣然淡一作談情素伏枕聞別離疇能忍漂

寓良會苦短促溪行水奔注熊羆咆空林游子慎馳

驚西謁巴中侯艱險如跬步主人不世才先帝常特

顧拔為天軍佐崇大王法度淮海生清風南翁尚思

慕公宮造廣廈木石乃無數初聞伐松柏猶卧天一

柱我瘦一作病書不成成字讀一作字亦誤為我問故人勞心

練征戍

赤雀竹書季秋之甲子赤爵銜書及巴中華陽國志巴子後理閬中

合三州同是豐置千昌戶昌拜稽首受其文天軍天軍即禁軍也天

君不見簡蘇侯漢巴郡之地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樹
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
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
颯颯兼一作狂風。

死樹

庾信擬連珠龍門死
樹尚抱咸池之曲

贈蘇四侯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
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有才何棲棲。將老委所窮。
為郎未為賤。其奈疾病攻。子何面黧黑。不得豁心胸。
巴蜀倦剽掠。一作下愚成土風。幽薊已削平。荒徼尚彎
弓。斯人脫身來。豈非吾道東。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

私神固不可居然作
山皇必皆志若所向
歸轉蓬不已非徒汲
教心恐世同皆固不
歸心胸如為解之

空肉食。哂菜色。少壯欺老翁。况乃主客間。古來偏側
同。君今下荆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馬皆自
雄。一請甘饑寒。再請甘養蒙。

寄薛三郎中

據

人生無賢愚。飄颻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
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
憶昔村野人。其樂難具陳。藹藹桑麻交。公侯為等倫。
天未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荆州。我亦滯江濱。
峽中一卧病。瘡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
早歲與蘇鄭。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酒不失真。
余今委修短。豈得恨命屯。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

上馬不用扶。每一作每扶必怒嗔。賦詩賓客間。揮酒動八
垠。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青草洞庭湖。東浮滄海
濬。君山可避暑。况足采白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
津。我未下瞿塘。空念禹功勤。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
巾。高秋却束帶。鼓柁視青旻。鳳池日澄碧。濟濟多士
新。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
臣。

大覺高僧蘭若

和尚去冬往湖南

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一作問蘭若秋風晚。一老猶鳴日
暮鐘。諸僧尚乞齋時飯。香爐峯色隱晴湖。種杏仙家
近白榆。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何日許門徒。

香爐

遠法師廬山記曰山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游氣籠其上即氛氲若烟氣

杜工部集卷之七

泰興縣李元益三友氏校

杜工部集卷之八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箋註

古詩四十五首

居松陵公安及至湖南作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枉渚。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
石根青楓林。猿鳥聚禱侶。月明游子靜。畏虎不得語。
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荆楚。

青溪

寰宇記青溪在峽州遠安縣南六十里源出青溪山下鬼谷先生傳云楚有青溪下深千仞其水靈異青溪驛當以此為名公出峽

下荆州宿此故曰佳期付荆楚太白詩夜發青溪向三峽亦即此地也輿地紀勝青溪驛在嘉州犍為縣恐地名偶同耳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

在今氣羣落巧偽莫敢親介立實吾弟濟時肯殺身
物白諱受玷行高無污真得罪永泰未放之五溪濱
鸞鳳有鍛翮先儒曾抱麟雷霆霹長松骨大却生筋
一失不足傷念子孰自珍泊舟楚宮岸戀闕浩酸辛
除名配清江厥土巫峽鄰登陸將首途筆札枉所申
歸朝跼病肺叙舊思重陳春風洪濤壯谷轉頗彌旬
我能泛中流搪突鼉獺瞋長年已省施慰此貞良臣

族弟

舊注甫自撰萬年縣若京兆杜氏墓誌云其先系統于伊祁分姓
于唐杜范官子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
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師古曰唐清江為施州郡九域志施與夔
太原晉陽縣也杜京兆杜縣也

憶昔行

類本云今若南以用石不覺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見華蓋

唐字机實此為佳接

君艮岑青輝慘么麼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
步坐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墮弟子誰依
白茅一作石室盧老獨啓青銅鎖巾拂香餘搗藥塵階一作前
除灰死燒丹火玄圃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
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松風礧水聲合
時青兕黃熊啼向我徒然谷嗟撫遺迹至今夢想仍
猶佐一作左秘訣隱文須內教晚歲何功使一作收願果更
討一作覓衡陽董鍊師南浮一作游早鼓瀟湘柂

小有

茅君內傳大天之內有玄中之洞三十六所第一王屋山之洞周
圍萬里名曰小有清虛之天真誥王屋山仙之別天所謂陽臺也

始得道者皆詣臺是清虛之宮也南岳夫人言明日當

請王屋清虛宮寰宇記王屋山在王屋縣北十五里

山中日西落而人影或在西日東落而人影或在東

不可致詰故曰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

董鍊師

大典道
士修行

其德高思精謂之鍊師與地紀勝董奉先天寶中修九華丹法于衡陽棲朱陵後洞杜甫憶昔行云更憶衡陽董鍊師

魏將軍歌

此詩上向長吉 魏本云用極小字

將軍昔着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嶄巖。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嶽峰尖見。秋隼星纏寶校金盤隨。夜騎天駟超天河。攬槍熒惑不敢動。翠蕤雲旂相蕩摩。吾為子起歌都護。酒闌插劍肝膽露。鈞陳蒼蒼風玄武。一云玄武暮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

東嶄巖

荆溪吳子良曰崑崙月窟在西南云東者謂將軍畧地至西方之極而崑崙月窟反在東也

星纏寶校

宋陸厥有臨江王節士歌

呂東萊注曰星纏寶校金盤隨蓋馬裝也顏延年赭白馬賦云具服金組兼飾丹腹寶鉞星纏縷章霞布注云以金組丹腹飾其裝具如星霞之布又張平子東京賦龍輔華轡金鉞鏤錫方鉞左蠶鈎膺玉璫注蔡邕曰金鏤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玉華形在馬髦前鏤雕飾也當顧刻金以爲之詩鈎膺鏤錫所謂寶校此其具也第尊卑之制殊耳又古樂府白馬金具裝橫行遼水旁天駟天官書漢中四星王良旁八星翠蕤雲旂呂東萊注旂所交反旌旗旒也翠蕤雲旂皆絕漢曰天潢歌都護子西京賦曰棲鳴鳶曳雲旂司馬相如子虛賦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歲蕤注徐廣曰錯音措或作錯紛翠蕤樂府丁督護歌一曰阿都護唐志曰丁督護晉宋間曲也今歌是宋武帝所製云督護北征去前鋒無不平李白集作丁都護歌云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鈎陳其泉賦注曰鈎陳紫宮外營鈎陳星也水經注河南有鈎陳如兩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紫微有鈎陳之宿主闢訟兵陳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與鈎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則決禽敵是以壘資其名矣隋志鈎陳六星在紫微宮中故天子殿前亦有鈎陳所以法天玄武漢志北宮玄武虛危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臨江節士宋陸厥有臨江王節士歌

北風

北風

三

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
朱風云自說此詩而伯玉者

鶴云為衡州刺史陽濟討臧玠而作其說迂繆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向公一云向公亦衡伯玉蓋詩字傳

泣血洒行殿。佐佑卿相乾坤平。逆囚冥冥隨烟燼。

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圖一作畫鴻雁行。紫極出入黃

金印。尚書勲業超千古。雄鎮荊州繼吾祖。裁縫雲霧

成御衣。拜跪題封向吳本端午。向卿將命寸心赤。青山

落日江湖白。卿到朝廷說老翁。酒零已是滄浪客。

尚書廣德元年衛伯玉拜江陵丞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封陽城郡王此云鎮荊州知為伯玉也繼吾祖者杜預

以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也向卿者尚書將命之人也舊注尚書指向卿之父珣又云向秀繼杜預鎮荊州唐人無所謂向珣者向秀在晉朝史稱其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安得有繼杜預鎮荊之事舊注無稽偽撰皆此類也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英華作贈公安縣顏少府

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

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君不見西

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是日

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

君意氣無所惜。一為歌行歌主客。一本云醉歌行歌主客英華同

顧文學即顧八分文學也舊註以為顧况甚誤

夜聞簾策

夜聞簾策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聽多感

目至以見客三人者皆神仙中人七步而天地間賢人陰顯白不遇相至同教表氣相惜耳

結言未見我於哀亂
至中重道此險阻之

結言未見我於哀亂
至中重道此險阻之

傷塞曲三更歛悲壯積雪飛霜此夜寒孤燈急管復
風一作湍君知天地一作干戈湍不見江湖一作行路難

簾策杜氏通典感策本名悲栗出于口中其聲悲東粵有以卷桃皮爲之者亦出南蠻樂府雜錄感栗者大龜茲國樂亦名悲栗有類于

發劉郎浦

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日不沙
塵岸上空村盡豺虎十日北風風未迴客行歲晚晚
一作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幘青鞋歸去來

劉郎浦吳若本注蜀先主納吳女處也呂溫詩云吳蜀成婚此水潯明珠步障握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十道

志劉郎浦在荊州江陵圖經在石首縣

別董頴

此不為著君之信其
如我亦欲遠就合何殊
却乃依又不得不能
去十字作是之形落籍

窮愁語宜於後添

王叔克李隱太子傳聞
吳相考以史作房香之
母為正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其旨闕不知道里寒
有求彼樂土南適小長安別我舟楫去覺君衣裳
單素聞趙公節兼盡賓主歡已結門廬一作望無令霜
雪殘老夫纜亦解脫粟朝未餐飄蕩兵甲際幾時懷
抱寬漢陽頗寧靜峴首試考槃當念著白帽一作采薇
青雲端言恨我之任帆家不能相恒祀差冒寒志亦甘言信此別

鶴曰詩云急風逆浪蓋董自岳陽派漢水而之鄧也又云老夫纜亦解公是時亦有適潭之期矣小長安光武紀載注續漢書涪陽縣有小長安聚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張叔卿流桂州詩口塵不到處即是小長安

送重表姪王珣評事使南海

我之曾祖一作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
婦一作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

王叔克李隱太子傳聞吳相考以史作房香之母為正

方之贊嘆警策四字
在左氏注上自說其面
言下自未言而不言

倒出奉王作上下調紐
何等苦力

方之此詩多西風在股皆
十九初可見前人詩格
肩如此人無事或
亦五或後十或亦八或後
四任意多少且云古語
不拘皆未取古人詩詳
味至耳

笑白首自嘆相似也

慮懷性宗珠

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箒俄頃羞頰玓一作頰玓
家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剪鬢鬢鬢
市充盃一作酒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
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各
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
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
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
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鳳雛無凡毛
五色非爾曹往者固作逆乾坤沸嗷嗷吾客左馮翊
爾家同遁逃爭奪至徒步塊獨委蓬蒿逗留熱爾腸
十里却呼號自下所騎馬右持腰間刀左牽紫遊韁

敘詩有佳
格律詳略
不可不盡

飛走使我高苟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亂離又聚散
宿昔恨滔滔水花笑白首春草隨青袍廷評近要津
節制收英髦北驅漢陽傳南泛上瀧舸家聲肯墜地
利器當秋毫番禺親賢領籌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
宗樊作寶貝休脂膏洞主降接武海國舶千艘我欲就丹
砂跋涉覺身勞安能陷糞土有志乘鯨鼇或驂鸞騰
天聊樊作作鶴鳴臯

王珪

新書珪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但未知
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勅具

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復齋漫錄房杜舊不與太宗相
識太宗起兵玄齡杖策謁軍門乃薦如晦珪則建成誅後始見召以史傳
參考詩為誤也西清詩話以新唐書所載質之子美是詩則珪之婦杜非
其母李也且一婦人識真主于側微其事甚偉史闕而不錄是詩載之為
悉世號詩史信不誣也容齋隨筆珪與太宗非素交唐書載李氏事亦采
之小說恐未必然而杜公稱其祖始事不應不實且太宗朝宰相別無姓

王者真不可曉也趙使曰珪與房杜肩輿唐會要命婦朝謁並不得乘

同遊文中子之門則交友可知矣晉中興書大和中鄴下童謠紫遊韁曰青青御路揚白馬紫遊韁上瀧水經注武溪水

子者不在此例名藍蒙廣圓五百里悉曲江縣界崖峻岨巖嶺干天交柯雲蔚霾天晦景

謂之瀧中懸湍廻注崩浪震山名之瀧水瀧水又南出峽謂之瀧口瀧水

又南逕曲大曆四年李勉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番禺盧宋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阻洞為亂遣將招討悉

斬之五嶺平前後西域舶汎海至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

故末年至者四十餘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

之江中耆老以為可繼前朝宋璟盧象昇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代

宗許之詩所謂親賢大夫者謂李勉也夢弼以為並指王砥失之遠矣

驟鸞別賦駕鶴上漢驟鸞騰天

詠懷二首

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為
嗟余竟軼軻將老逢艱危困雖逼神器逆節同所歸
河雒化為血公侯一作卿草間啼西京復陷沒翠蓋蒙塵

奸雄及後赤子糜爛道
重二紀如我者歲月蹙
旋得志是期又將何從
拯救之哉

回首較龍池主將此物
化也

竟齊之君不可違即我
亦以當全自活苟善一
身和血噴而墨平素矣

飛萬姓悲赤子兩宮棄紫微倏忽向二紀奸雄多是
非本朝再樹立未及貞觀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
司高賢迫形勢豈暇相扶持疲茶苟懷策棲屑無所
施先王實罪已愁痛正為茲歲月不我與蹉跎病于
斯夜看豐城氣回首蛟龍池齒髮已自料意深陳苦
吳本詞豐城劍在時騰化蛟我疑蛇沈埋荒山盡髮日衰改君名曰沈托深意
作昔詞於苦初耳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飄飄桂水遊悵望蒼梧暮
潛魚不銜鈎走鹿無反顧皦皦幽曠心拳拳異平素
衣食相拘閔朋知限流寓風濤上春沙千刊作里侵刊作
江樹逆行少陳作吉日時節空復度井竈任塵埃舟航
煩數具牽纏加老病瑣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為

青雲器才盡傷形體一作病渴汗官位故舊獨依然時
危話顛躓我耳多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為困衣食顏
色少稱遂遠作辛苦行順從衆多意舟楫無根蒂蛟
鼉好為崇况兼水賊繁特戒風颺駛崩騰戎馬際一作險
往往殺長吏子干東諸侯勸一作勤勉防縱恣邦以民為
本魚饑費香餌請哀瘡痍深告訴皇華使使臣精所
擇進德知歷試惻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列一作烈士惡
苟得俊傑思自致贈子猛虎行出郊載酸鼻

東觀餘論跋顧誠奢書呂肅公碑後云杜詩顧八分文學謂誠奢也觀其遺迹乃知子美弗虛稱之碑首倒駢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尚云西溪叢語唐呂公表呂誣也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待詔履誠奢書石經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繆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册于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于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禮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

填塞街陌書册水經注作書丹洪氏隸釋水經注云光和六年立石于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平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書以隸為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中郎輩不能為以黃初後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為據三體西京賦巨靈鼉屬者乃後人所刻儒林傳者為篆隸二體者非也御札書苑唐明皇好圖畫工八分草書豐茂英特初張說為麗正殿學士獻詩明皇自于彩箋上八分書讚所謂御札流傳者此也張燕公等因獻賦詩上各賜贊褒美自于五色箋八分書之賞付院散付學士金壺記明皇親書西嶽碑文刺史徐知仁上言曰親迂彩筆寫在香箋隨手生姿入神變態勢如飛動妙絕古今諒得自然豈因外物次柳氏舊聞玄宗善八分書將命相先以御體書其姓名置案上

上水道懷

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蹭蹬多拙為安得不皓首
驅馳四海內童稚日餬口但遇新少年少逢舊親友
低顏下色地故人知善誘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

所遇多如物焉得不達
老

此章雅以
御其心

以老羅自喻序席別
身難七

窮迫挫曩懷常如中風走一紀出西蜀于今向南斗
孤舟亂春華一作草暮齒依蒲柳冥冥九疑葬聖者骨亦
一作朽蹉跎陶唐人鞭撻日月久中間屈賈輩讒毀竟
自取鬱沒一作悲魂蕭條猶在否崑崙清湘石逆行
雜林藪篙工密逞巧氣若酣盃酒歌謳互激遠一作回
幹明受一作授善一作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
才何事獨罕有蒼蒼衆色晚熊挂立虵吼黃羆在樹
顛正為羣虎守羸骸將何適履險顏益厚庶與達者
論吞聲混瓊瑤

上水

趙子標曰自岳之潭之衡為上水自衡回潭為下水舊注公以
乾元二年入蜀大曆三年出蜀之楚至今五年恰十二年矣

中

風走

朱叔元與彭寵書伯通
猶中風狂走自捐盛時

九疑

山海經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
其中有九疑之山舜之所葬在長

沙零陵界中郭璞曰其山九峯皆相似故曰九疑古者
總名其地為蒼梧也文選曰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
和能罷詩義能罷攀援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
下也柳子厚能罷說鹿畏羆羆畏虎虎畏羆

陶唐人

曹注
指義

遣遇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
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勞
石間采蕨女鬻菜一作市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
號聞見事畧同刻剝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
蒿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
逃自喜遂生理花時甘一作縕袍

解憂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雲濤盤衆力亦不細

呀坑一作帆瞥眼過飛櫓本無帶得失瞬息間致遠宜
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
勿替

呀坑夢弼曰呀坑乃灘口也趙曰呀坑者淤坑如口之呀開者也

宿鑿石浦

飄風暴起風勢下少思慮向江山孤意不足投足一宿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楫敢不一作不敢
繫回塘澹暮色日沒眾星噤缺月殊未生青燈死分
翳窮途多俊異亂世少恩惠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卒

年一作歲斯文憂患餘聖哲垂象繫

趙譜云發潭州泝湘宿鑿石浦過津口至空靈岸宿花石戍過衡山

早行

歌哭俱在曉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
飛鳥數一作散求食潛魚亦一作向獨驚前王作網罟設法害
生成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征于戈未一作異揖讓崩迫
開一作開其情

過津口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深和風引桂楫春日漲雲岑
回首過津口而多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
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瓮餘不盡酒膝有無聲琴
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

津口

水經注江陵故城有江津戍北對大岸謂之江津口家語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風不可涉也故郭景純云濟江津以起漲

次空靈岸

夢弼云空靈岸在江津北有官於峽

美作故不繫即死句矣

繫字兩義主押

得凡初回音已

汨汨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
空靈霞石峻。楓枯一作枯隱奔峭。青春猶無一作有私。白日亦
一作已偏照。可使營吾居。一作屋終焉託長嘯。毒瘴未足憂。兵
戈滿邊徼。嚮者留遺恨。耻為達人誚。迴帆覲賞延。佳
處領其要。

夢弼曰。空靈當作空舫。刀筆誤耳。水經注。湘水縣北有空舫峽。驚浪雷奔。澹同三峽。十道四番志。湘水空舫灘。水經注又云。江水自建平至東界峽。盛弘之謂空舫峽。峽甚高。峻即宜都建平二郡界也。

宿花石戍

午辭空靈岑。夕得花石戍。岸疏開闢水。一作木雜今古。
樹地蒸南風。盛春熱西日。暮四序本平分。氣候何迴
互。茫茫天造間。理亂豈恒數。繫舟盤藤輪。策杖古樵

言守王度者。僅存此土。不考迫之。故去後。亦賦用也。

路罷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雖蕪沒。農器尚牢。
固山東殘逆氣。吳楚守王度。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

水經注。湘水又北。逕三石山。東山枕側。湘川此即三石水口也。水北有三石。成城為二水之會也。地理志。潭州長沙有滌口。花石二戍。

早發

西指石度。即雲陸斯文。以石求傷。宜之。為病。七。結句。疑悵二字。此是。

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以茲朋故多。窮老驅馳併。
早行篙師怠。席挂風不正。昔人戒垂堂。今則奚奔命。
濤翻黑蛟躍。日出黃霧映。煩促瘴豈侵。頽倚睡未一作還
醒。僕夫問盥櫛。暮顏一作未靦青鏡。隨意簪葛巾。你慚林
花盛。側聞夜來寇。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干請傷
直性。薇蕨餓首陽。粟馬資歷聘。賤子欲適從。疑悞此

志。言。了。花。為。楚。將。於。池。內。人。干。請。和。以。幸。以。傷。死。於。此。是。志。言。而。強。壯。可。訪。其。不。佳。作。矣。

北霍山隋文帝復移于今所朱鳥天官書南宮朱鳥索隱曰南宮赤帝其精為朱鳥也唐天文志星紀鶴尾以負南海其神主平衡山
焚或荆州記衡山有三峰其一各紫蓋每見有雙白鶴徊翔其上
位焉紫蓋一峰名石岡一曰芙蓉長沙記衡山軒翔聳拔九十餘丈尊
卑差次七十二峰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而祝融為最高樹萱錄岳之諸峰皆朝于祝融獨紫蓋一峰勢轉東去魏夫人
顏真卿魏夫人仙壇碑銘夫人白日升晨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為紫虛玄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陶弘景真誥
所呼南真即夫人也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羣公餞南伯肅肅秩初筵
鄙人奉末眷佩服自早年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宣
盛名富事業無取愧高賢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
計拙百寮下氣蘇君子前會合苦不久哀樂本相纏
交遊颯向盡宿昔浩茫然促觴激百慮掩抑淚潺湲

熱雲集曛黑

一作初集黑

缺月未生天白團為我破華燭蟠

長烟鵠鵠

一作鵠鵠一作鵠鵠

催明星解袂從此旋上請減兵甲

下請安井田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巔

鵠鵠

師古注子虛賦曰鵠鵠也今關西呼為鵠鹿山東謂之鵠鵠俗名鵠鵠為錯落錯落者亦言鵠鵠聲之急耳又謂鵠鵠將鵠鹿鵠將皆象其鳥

清明

考此表亂於以繁華相於以樂怡慶不祥是甚乎以意而考祓除者未有先於此也

著處繁花務

一作是

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

艷明眉爭道朱蹄驕齧邾此都好遊湘西寺諸將亦

一作遠一作方

自軍中至馬援征行在眼前葛強

山簡愛將也

親近同心事金鐙

廣韻鐙與燈同

下山紅粉

一作日

晚牙檣板拖青樓遠古

時喪亂皆可知人世悲歡暫相遣弟姪雖存不得書

干戈未息苦離一作難居逢迎少壯非吾道况乃今朝更
被除

齧郝

魏志朱建平善相馬魏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曰此馬今日死矣及將乘馬惡衣香驚齧帝郝帝怒遣殺之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及至駕齧郝駢乘且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郝而行也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郝故曰齧郝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疎籬影遭碧水潛勾

引風妬紅花却倒吹吹花困癩一作癩傍舟楫水光風力

俱相怯赤憎輕薄遮入一作人懷珍重分明不來接一作折濕

久飛遲半日一作欲高縈沙惹草細於毛蜜蜂蝴蝶生情

性一作佳偷眼蜻蜓避百勞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

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一作拂骨六時天樂

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宮

牆壯麗敵香一作石厨松道清涼一作崇俱蓮花一作樊交響共

命鳥金榜雙廻三足鳥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

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

白身一作將奚適傍此烟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

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

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

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為野一作謝客尋幽慣細學衡一作周

顯免與孤一重一掩一作山吾肺腑山一作仙鳥山花吾友于

公詩中凡用周鼎信寓
皆誤為何

宋公

之問也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

一作待老夫。

岳麓

水經注湘水又北逕麓山東其山東臨湘川西傍原隰息心之士多所萃焉盛弘之荆州記曰長沙西岸有麓山其下有精舍左右

林嶺環回泉澗傍有礬石每至嚴冬其水不停霜雪宗淵徐靈期南岳記曰南岳周迴八百里回雁為首岳麓為足元和郡國志岳麓山在長沙縣

西南隔湘江水六里蓋衡山之足方輿勝覽又名靈麓峰乃岳山七十二峰之數自湘西百渡登岸夾徑喬松泉澗盤繞諸峰疊秀下瞰湘江岳麓

寺在山上自餘級乃至今名道林方輿勝覽在岳麓山下距善化縣八

惠光寺下有李邕麓山寺碑里寺有四絕堂保大中馬氏建謂沈傅師裴休筆札宋之問杜甫篇章治平間蔣穎叔

作記乃為詮次以沈書歐書杜詩韓詩為四絕赤沙湖水經注澧縣又東與赤沙湖水會湖水北通江而南注

澧謂之決口方輿勝覽赤沙湖與洞庭通共命鳥海錄釋氏書有

身金鳥衡陽縣北二十里橘洲水經注湘水又北逕南津城西對

有橘洲子成故郭尚存寰宇記橘洲在長沙西南四里江中時何顥石

有大水洲渚皆沒此洲獨存湘中記諺曰昭潭無底橘洲浮詩話何顥見後漢黨錮傳與是詩之義不類當作周顥按南史周顥音辭

辨麗長千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顥書深相贊美于鍾山西立精舍休沐則歸之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

公又曰何顥好不忘亦同此誤也案文選李善注引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顥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于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

因名草堂亦號山茨公以顥自喻言他日雖去蜀而周顥之興未忘也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一作名垂子孫不振耀一云子孫歷

代皆有之鄭公四葉孫長常苦飢眾中見毛骨猶

是麒麟兒磊落貞觀事致君樸直詞家聲蓋六合行

色何其微遇我蒼梧陰一作野忽驚會面稀議論有餘地

公侯來未遲虛思黃金貴一作遺自笑青雲期長卿久病

渴武帝元同時季子黑貂敝得無妻嫂欺尚為諸侯

客獨屈州縣卑南游炎海甸浩蕩從此辭窮途仗神

道世亂輕土宜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歸出入朱門

家華屋刻蛟螭玉食亞王者樂張游子悲侍婢艷傾

城綃綺輕一作烟霧霏掌中琥珀鐘行酒雙透迤新歡繼
明燭梁棟星辰飛兩情顧盼合珠碧贈于斯上貴見
肝膽下貴不相一作疑心事披寫間氣酣達一作遠所為錯
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始兼一作無逸邁興終慎賓主儀
戎馬闔天宇嗚呼生別離

別張十三建封

嘗讀唐實錄國家草昧初劉裴建首義龍見尚躊躇
秦王撥亂姿一劍總兵符汾晉為豐沛暴隋竟滌除
宗臣則廟食後祀何疎蕪彭城英雄種宜膺將相圖
爾惟外曾孫倜儻汗血駒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嶇
相逢長沙亭乍問緒業餘乃吾故人子童叟聯居諸

唐李指高祖像之集
七英雄

彭城劉三
讀考後以張
鏡徐州考
此頁之圖李
年

揮碧海可憐海中乃
後揚塵也

揮手洒衰淚你看八尺軀內外名家流風神蕩江湖
范雲堪晚晉作友嵇紹自不孤擇材征南幕湖一作潮落回
鯨魚載感賈生慟復聞樂教書主憂急盜賊師老荒
京都舊丘豈稅駕大厦傾宜扶君臣各有分管葛本
時須雖當霰雪嚴未覺枯柏枯高義在雲臺嘶鳴望
天衢羽人掃碧海功業竟何如

劉裴劉文靜隋末為晉陽令遇裴寂為晉陽宮監因故人子張建

州人父玠少豪俠安祿山反令偽將李庭偉率番兵脅下城邑玠率鄉豪
集兵殺之太守韓擇木方遣使奏聞玠流蕩江南不言其功公父為兖州
司馬當以趨庭史云本傳雲好節尚奇專趨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

之日與玠遊也范雲史云本傳雲好節尚奇專趨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
躬營嵇紹康臨誅謂其子紹曰征南大曆初道州刺史裴虬薦建封

授左清道兵曹乃方云西人為志祥余得建封在湖南而裴寂後而云蓋其以君
不樂吏役而去後大義知子別後者樹切業德外宗不可仍用人凌漢業耳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渙侍

御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耻作窮途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撥棄潭州百斛酒。蕪沒瀟岸千株菊。使我晝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憶子初尉永嘉去。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綠耳行甚速。聖朝尚飛戰鬪塵。濟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會蘇息。夷狄跋扈徒逡巡。授鉞築壇聞意旨。顏網漏網期彌綸。郭欽上書見大計。劉毅答詔驚

答詔即指可方桓靈
三程對上黎元愁痛句

羣臣他日更僕語不淺。明公論兵氣益振。傾壺簫管黑一作理白髮。舞劍霜雪吹青春。宴筵曾語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無數將軍西第成。早作丞相東山起。鳥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百斛酒

荆州記長沙郡酃縣有酃湖周廻三里取湖水為酒酒極甘美水經注縣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民居彼人資以給釀酒甚醇

美謂之酃酒歲常貢之湖邊尚有酃縣故治又酃縣有綠水出縣東侯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于耒謂之程鄉溪郡置酒官醞于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酃也元和郡國志晉武帝初尉虬以天寶未亂時尉永嘉居溪觀唐平吳薦酃酒于太廟是也

年為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蔣之奇武昌怡亭序云怡亭銘乃永泰元年李陽冰篆李善八分書而裴蚪作銘劉長卿有過裴蚪郊園詩曰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綠耳行甚速郭欽于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謂七年之間由尉而至于刺史也曰戎狄疆廣歷古為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口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盟津宜及平吳之威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晉武帝弗聽劉毅見晉書劉毅傳答武帝比桓靈語定王城水經注蘇林曰青陽長沙縣也漢高祖也景帝二年封唐姬子發為王都此寰宇記定王廟五年以封吳芮為長沙王是城即芮築在長沙縣東一里廟連岡高一丈俗謂之定王岡西第馬融傳又作大將軍西第頌

奉贈李八丈判官

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駮驥人得有
早年見標格秀氣衝星斗事業富清機官曹正獨守
頃來樹嘉政皆已傳眾口艱難體貴安冗長吾敢取
區區猶歷試炯炯更持久討論實解頤操割紛應手
篋書積諷諫宮闕限奔走入幕未展材一作秉鈞孰為

偶所親問淹泊泛愛惜衰朽垂白亂一作南翁委身希
北叟真成窮轍鮒或似喪家狗秋枯洞庭石風颯長
沙柳高興激荆衡知音為迴首

南翁

虞般佑高士傳南公者楚人埋名藏用世莫能識居國南鄙因以為號著書言陰陽事

北叟

明道賦北叟

高允塞上公亭詩序曰延和三年余赴京師發石門北行失道夜寓宿代之快馬亭其俗云古塞上公所遺之邑也公有良馬因以命之代人云塞上公姓李代之李氏並其後也

歲晏行

王著之民雜得洋而漁已年可出其禍得及于客左次在蓋以為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一作中漁父天寒網
罟凍莫徭射雁鳴桑弓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
大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楚人重
魚不重鳥一作汝休枉殺南飛鴻况聞處處鬻男女割

去年歲札五今年... 仍然如此且加以... 患此則... 句... 深... 結

世欲酒肉民罹死此如老
相若子保不札耶

慈忍愛還租庸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三鉛錫和青
銅刻泥為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萬國城頭吹
盡角此曲哀怨何時終去平米貴關軍令今平米如

莫徭

隋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口蠻名曰莫徭自言其先祖有以常免征
役故以為名常裘草江南西道觀察魏少游制曰都團練觀察處

置莫徭使莫徭江湖獵手不他徭劉長卿連州臘日蠟莫徭獵詩云莫徭
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市易雜較人婚姻通木客廣異記關州莫徭以樵採
為私鑄舊書張九齡初知政事奏請不禁鑄錢令百官詳議以為不便
事私鑄天寶數載之後富商商人漸收好錢潛將往江淮之南每錢貨
得私鑄惡者五文假託官錢將人京私用驚眼鐵錫古文縱環之類每貫
重不過三四斤按高宗嘗謂侍臣私鑄過多如聞荆潭宣衡犯法尤甚遂
有將船筏宿于江中所部官人不
能覺察公時居荆衡間故作此詩

人日寄杜二拾遺

高適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
見梅花滿枝空一作斷腸身在南一作蕃無所預心懷百

憂復于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一作

卧東山一作十春豈知書劍與一作風塵龍鍾還一作豸

二千石媿爾東西南北人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并序 奉送荅劉昭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

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洒行

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歿又六七

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

中王一作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

乎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

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一作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

忽開一作明送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

名動寥廓歎我悽悽求友篇感時鬱鬱匡君略錦里

春光空爛熳瑤墀侍臣已冥寞瀟湘水國傍龍鼉鄂

杜秋天失鷓鴣東西南北更誰一作論白首扁舟病獨

存遙一作拱北辰纏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蕃

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

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尊長笛

誰能一作亂愁思昭州詞翰與招魂

鼓瑟遠遊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補注上言二女則此湘靈乃湘水之神非湘夫人也長笛向子期思舊城鄰人有吹

笛者秘藏家亮追思曩者遊宴之好感音而歎

舟楫而已言惟訪我

又筆須如此

吃今日君後昨夜乃有回環
飯粒之味
教云指封明日憶云云

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紀異并序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于江側一作是不交州府

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

已茶酒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

動人接對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

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見老夫傾倒于蘇至

矣世得云訪但七韻此莊生所稱遊者之樂也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

乾坤幾一云反覆揚馬宜同時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

芝余髮喜却變白間生一作黑絲昨一作夜舟火滅一作湘

娥簾外悲百靈未敢一作散風破一作寒江遲

蘇渙 南部新書蘇渙本不平者善放白弩已中號為弩距甯人忠之比壯年後自知非變節從學御賦擢第累遷至侍御史在湖南幕崔
曠中丞遇害遂諭嶺扇動哥舒晃跋扈交廣作變伏誅有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帥李公唐人謂渙詩長于諷刺得陳拾遺一鱗半甲余觀其詞氣頗
頹如此固可見其胸中矣子美逆旅相遇美其能詩又以龐公比之此過情之譽也權德輿南兗郡王伊慎神道碑大曆中嶺南裨將哥舒晃作亂
晃謀主蘇渙屯據要害詔公討之明年十月斬晃渙泚溪揭其首以徇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以文為詩題固考亦多也

旄頭紫微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
 嗚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
 我行洞庭野歟得文翁肆佻佻胄子行若舞風雲至
 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
 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闕
 講堂非曩構大屋加塗墍下可容百人牆隅亦深邃

學婦方學解殺伐已息也
 喜極而反感悲曰語不能終
 此以石到

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氣林木在庭戶密幹疊蒼翠
 有井朱夏時輓轡凍階屐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髣髴
 故國延歸望衰顏減愁思南紀收陳作波瀾西河共風
 味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一云常高歌激宇宙凡百
 慎失墜記異

慧紫微 公羊注曰天下血書魯端門曰周姬亡慧東出東家雜記二經文既成孔子齋戒面北斗而拜告備于天紫微于是降光于講堂

翁肆 華陽國志文翁立講堂作石室一曰玉堂在城南初堂遇火太守更修立又增二石室

入衡州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國馬何猖狂
 老將一失律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岳空金湯
 重鎮如割據輕權絕紀綱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

始壓下收結
 旄頭紫微
 此有正化新
 以時

迷是似信以程恒至下

魚或刺漁吳本呈出夢
皆多請訪中多以商人
漁父房對之

嗟彼苦節士。素于圓鑿方。寡妻從為郡。兀者安堵牆。
凋弊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防。
怨怒已獨在此。多憂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裳。
元惡迷是似。聚謀一作洩康莊。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
烈火發中夜。高烟焦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
福善理顛倒。明徵天莽茫。銷魂避飛鏑。累足穿豺狼。
隱忍枳棘刺。遷延胝跡瘡。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
火客幸脫兔。暮年慙激昂。蕭條向水陸。汨沒隨魚商。
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
叅錯走洲渚。春容轉林篁。片帆左柳岸。通郭前衡陽。
華表雲鳥埤。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屋。烽櫓蟠

城隍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巖廊。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
昨者間瓊樹。高談隨羽觴。無論再繾綣。已足安蒼黃。
劇孟七國畏。馬卿四賦良。門闌蘇生在。蘇生侍御勇銳白起強。
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臧。氛埃期必掃。蚊蚋焉能當。
一作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厭暑雨。厥土聞清涼。
諸舅剖符近。開緘書札光。頻繁命屢及。磊落字百行。
江摠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下流匪珠玉。擇木羞鸞凰。
我師嵇叔夜。世賢張子房。彼椽柴荆寄樂土。鵬路觀翱翔。

大曆五年二月潭州刺史崔瓘為其兵馬使臧玠所殺玠
據潭州為亂湖南將王國良因之而反公避地入衡州
失律謂哥舒翰失守
潼關苦節瓘以士行聞蒞職清謹選潭州刺史政在簡肅恭守禮法將吏自經時艱久不奉法多不便之大曆五年四月會月給糧

儲兵馬使臧玠與判官達奚觀忿爭觀曰今幸無事玠曰有事何逃厲色而去是夜玠遂搆亂犯州城以殺觀為名確追走達奚玠兵至遂遇害

問罪 澧州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地宅後漢志注郴縣南十數里有馬嶺山山有仙人蘇耽墳水經注黃溪東有馬嶺山漢陽有郡民蘇耽栖遊此山後見耽乘白馬還此山中百姓為立壇祠元和郡國志馬嶺山在縣東北五里蘇耽舊宅在郴州東半里俯臨城餘迹猶存

諸舅書 魯言曰橘井在郴州諸舅謂崔偉前有送江性勇吳平光侯勳勳名重當時特所鍾愛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楊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媿為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昨脫身亦奔竄

叱白刃散吾非丈夫特沒齒埋冰炭耻以風病辭胡

骸改昏且中丞連帥職封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先縣

然泊湘岸入舟雖苦熱垢膩可漑灌痛彼道邊人形

骸改昏且中丞連帥職封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先縣

為客別為討賊之權在手
 且牛丞与諸公豈可坐視
 之
 之埋冰炭言愧憤交迫也

實諸侯半士卒既輯睦啓行促精悍似聞上游兵稍
 逼長沙館鄰好彼克脩天機自明斷南圖卷雲水北
 拱戴霄漢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驅馳數公子咸
 願同伐叛聲節哀有餘夫何激衰懦偏裨表三上鹵
 莽同一貫始謀誰其間迴首增憤惋宗英李端公守
 職甚昭煥變通迫脅地謀畫焉得筭王室不肯微凶
 徒畧無憚此流須卒斬神器資強幹扣寂豁煩襟皇
 天照嗟嘆

結句留字不之傲此哀憤原發天孫至哀也

始謀 通鑑臧玠之亂澧州刺史楊子琳起兵討之取賂而還初崔軒殺

還縱兵浣夔衛伯王請手朝以為峽州團練使及臧玠殺崔璿子琳聲言
 問罪取賂而還公詩所謂偏裨表三上鹵莽同一貫始謀誰其間迴首增
 憤惋者合前後三叛言之也始謀蓋追論馮漸伯王故曰迴
 首增憤惋唐藩鎮有事俱用偏裨上表假眾論以脅制朝廷也

李端公

方云此十七條上聲韻三
多不尋怪巧皓二韻如
曰與是奉韻

隨生同袍過軍羊之理
偽造乃牛與白耳

此詩生以之致名然及
汲惟以初賦定亂為念之
以知至存矣

夢弼曰謂李勉也按是時勉在廣州方招討
番禺賊帥及桂州叛將未聞起兵討賊玠也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詩得代

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

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田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眇義士烈女家風流吾賢紹

昨見狄相孫許公人倫表前期翰林後屈跡縣邑

小知我碍湍濤半旬獲浩漕漢玉篇以沼切上林賦浩漕演漾麾下殺元

戎湖邊有飛旄孤舟增鬱鬱僻路殊悄悄側驚猿猱

捷仰羨鶴鶴矯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醪人非西喻

蜀興在北坑趙方行柳岸靜耒話長沙擾崔師乞已

至澧卒用矜少問罪消息真開顏憇亭沼簡崔侍御撰乞師下洪府師已

至袁州北楊中丞琳問罪

將士自澧上達長沙矣

耒陽

元和志因耒水在縣東為名清醪

曹植酒賦其味有宜城醪蒼梧清醪釋名宜城醪蒼

清酒名也蜀都

賦觴以清醪

本傳甫沿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陽嘗游岳廟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
耒陽聶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明皇雜錄杜甫客耒陽遊岳祠大水遽
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令嘗饋牛炙白酒後漂寓湘潭間羈旅樵
悴于衡州耒陽縣頗為令長所厭甫投詩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遺甫
甫飲過多一夕而卒集

中猶有贈聶耒陽詩也

王彥輔塵史世言子美卒于衡之耒陽寰宇記亦載其坟在縣北二里唐
新書稱耒陽令遺白酒黃牛一夕而死予觀子美僑寄巴峽三歲大曆三
年二月始下峽流寓荆南徙泊公安久之方次岳陽即四年冬末也既過
洞庭入長沙乃五年之春四月遇臧玠之亂倉皇往衡陽至耒陽舟中伏
枕又畏瘴復沿湘而下故有回權之作又登舟將適漢陽云秋帆催客歸
蓋回權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又繼之以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
友詩則子美北還之迹見此三篇安得卒于耒陽耶以元微之墓誌及呂
汲公詩譜考之其卒當在潭岳之交秋冬之際但詩譜云是年夏卒則非
也鶴曰謝聶令詩云興盡本韻又且宿留驛近山亭若果以
飲死豈能為是長篇又復游憇山亭以詩証之其証明矣

箋曰舊書本傳甫遊衡山寓居耒陽啗牛肉白酒一久而卒于耒陽元稹墓誌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公卒于耒陽殯于岳陽史誌皆可考據自呂汲公詩譜不明旅殯之義以謂是年夏還襄漢卒于岳陽于是王得臣魯嘗黃鶴之徒紛紛聚訟謂子美未常卒于耒陽又牽引回權等詩以為是夏還襄漢之証按史崔旰殺郭英父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此大曆三年也是年至江陵移居公安歲暮之岳陽明年之潭州此于詩可考也大曆五年夏避臧玠之亂入衡州史云泝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陽以卒明皇雜錄亦與史合安得反據詩譜而疑之其所引登舟歸秦諸詩皆四年秋冬潭州詩也斷不在耒陽之後回權詩有衡岳蒸氤之句蓋五年夏入衡苦其炎暘思回權為襄漢之游而不果也此詩在耒陽之前明矣安可據為北還之証乎以詩考之大曆四年公終歲居潭而諸譜皆言是年春入潭旋之衡夏畏熱復還潭則又誤認回權詩為是年作也作年譜者臆見揣度遂奮筆而書之其不可為典要如此吾斷以史誌為証曰子美三年下峽由江陵公安之岳四年之潭五年之衡卒于耒陽殯于岳陽其他支離傳會盡削不載可也當逆旅憔悴之日涉旬不食一飽無時牛肉白酒何足以為疴病而雜然起為公諱若夫劉斧之據遺小說韓退之李元賓之偽詩偽傳三尺童子皆知笑之而諸人互相駁正以為能事又何足道哉

近代有為杜工部耒陽祠堂記者大畧曰子美出瞿塘下江陵登岳陽樓覽衡岳抵耒陽適江水暴漲有詩于暈今令饋以牛肉白酒因飲死為驚湍所漂僅得所遺靴因壘土築虛塚瘞之解縉有詩云蔡倫池上霧如紙杜老祠前秋日黃為問靴洲江上水流船三日到衡陽按此則杜陵之歿墓祠在縣治北郭外二里耒江左畔洞陽觀之西

杜工部集卷之八

季八士南宮氏校

不特以牛肉白酒并罹汨羅之酷矣然則元誌所謂旅殯岳陽者何喪而四十年後嗣業所葬者又何柩耶大抵賢者所在人各引以為重不妨耒陽自葬子美之遺靴亦不足置辨也又耒陽縣誌墓祠在縣治北郭外二里耒江左畔洞陽觀之西

